

五代史纂誤
五代史記纂誤補









五代史纂誤

吳 縝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誤纂史代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楊旭伯 龍光屏)

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五代史纂誤。宋吳縝撰。縝嘗作新唐書糾繆。以正宋祁歐陽修等躋駁牴牾之失。已著於錄。此則專取修所撰五代史。摘其舛類。輯爲一書。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五卷。尤袤遂初堂書目。不著卷數。宋史藝文志。則作三卷。南渡後。曾與新唐書糾繆合刻於吳興。附唐五代二史之末。今糾繆尙有明代槧本流傳。而纂誤獨久佚不見。惟永樂大典各帙中。頗載其文。採綴裒集。猶能得其次序。據晁公武志稱所列二百餘事。今檢驗僅一百十四事。約存原書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歐陽修五代史文章法度。足亞史漢。而攷證則往往疎舛。如司馬光通鑑攷異所辨晉王三矢付莊宗等事。洪邁容齋三筆所摘朱梁輕賦等事。皆爲訛漏之甚者。至徐無黨注。不知參核事蹟。寥寥數語。尤屬簡陋無當。縝爲抉其缺誤。一一臚攷而折衷之。雖其閒如周太祖紀甲辰之當作甲申。今歐史不誤。乃縝所見刊本偶譌。而亦執以攷修之短。頗不免於吹毛求疵。然其校勘實爲精審。凡修輕改舊文首尾失檢之處。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故宋代頗推重之。章如愚山堂攷索。亦具列紀傳不同各條。以明此書之不可以不作。至如所稱唐明宗紀趙鳳罷條。徐無黨注中忘其日三字。檢今本無之。又晉出帝紀射鴈於繁臺句。今本亦無鴈字。足見後來行世之本。其文視昔已復多所脫遺。此類尤足以存古本之舊。五代向惟歐史孤行。學者每病其太簡。今薛居正舊史。旣已薈粹成

編。而是書亦得撥拾叢殘。復顯於世。於以參稽互訂。固讀史者所宜取資也。謹依宋史目次。釐爲三卷。其間有與薛史同異者。並略加附識於下。以備攷證焉。

五代史纂誤目錄

卷上

梁本紀三條

晉本紀七條

唐家人傳四條

漢家人傳二條

梁臣傳八條

唐本紀十六條

周本紀五條

晉家人傳一條

周家人傳二條

卷中

唐臣傳九條

周臣傳一條

唐六臣傳五條

雜傳十三條

漢臣傳二條

死事傳二條

義兒傳四條

卷下

雜傳十八條

司天攷一條

五代史纂誤

目錄

後蜀世家五條

東漢世家二條

南唐世家二條

五代史纂誤卷上

宋 吳 縝撰

梁本紀案章如愚山堂攷索云歐陽史前後舛誤如梁太祖紀作朱友諒而列傳作友諒此吳縝纂誤所爲作也則纂誤當有未帝以前事而永樂大典闕之

末帝三事

帝與趙巖謀討友珪自始謀以至卽位事二百餘字文多不錄

今按此事既見于此紀而袁象先楊師厚趙巖傳又三見之象先傳亦二百餘字大旨皆與此紀同頗爲重複師厚巖傳比象先傳稍減然亦有繁詞此宜刊定從一或見于此紀或象先傳餘人則取當記之要事約略載之可也如是則省文多矣

貞明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

今按楊涉之相及罷以本紀及傳攷之頗有異同列之如左

太祖紀開平元年歲次丁卯四月皇帝卽位五月以唐相楊涉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案今史太

祖本紀開平元年五月止以涉爲門下侍郎未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歲次戊辰四月楊涉罷十一月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歲次己巳九月楊涉罷

末帝紀貞明二年歲次丙子二月丙申楊涉罷。

涉本傳云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

以上涉之再入再罷紀傳既已不同至于貞明二年二月丙申但書涉罷而不見其入之年月此尤爲可疑無乃史遺其入歟或誤書其罷歟注者亦不述其因莫知其說也。

貞明四年秦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于晉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五年冬十月劉鄩克兗州張守進伏誅。

唐本紀今按劉鄩劉處讓傳皆爲張萬進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案薛史梁本紀及張萬進傳俱云萬進降於梁賜名守進歐陽史削去賜名一事故紀傳不同

莊宗一事

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

今按唐書本紀并王行瑜傳克用以昭宗乾寧二年冬破斬王行瑜是年歲在乙卯若是時莊宗年十一則當以乙巳生然莊宗紀末云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其注云年四十三是歲丙戌推其生年則莊宗合以甲辰生此其證一也又唐廢帝紀云莊宗呼帝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按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是歲丙申推其生年亦合是甲辰生此其二證也又按莊宗紀克用破孟方立干

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時。莊宗在側方五歲。而孟方立傳云。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乃遣將奚忠信攻晉遼州。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文德元年。歲在戊申。時莊宗方五歲。推其生年。則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三也。由此言之。則莊宗從破王行瑜獻捷時。當爲年十二也。案五代會要及薛史俱云莊宗以乙巳年生。年四十二是歐陽史本不誤。惟徐無黨注作四十三爲誤耳。

明宗九事

三月壬子。嗣源至魏。

今按莊宗紀。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則三月內不當有壬子日。當爲二月壬子也。案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史莊宗紀。同光四年三月丁未朔。四月丁丑朔。是三月內當有壬子日矣。而明宗紀又作四月丁亥朔。以正月戊午朔。五月丙辰朔。推之。則莊宗紀之三四兩月朔實誤。歐陽史分采兩紀之文。未嘗總核。月日。遂致前後參差。附訂于此。

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縣。

今按霍彥威傳云。明宗入城。與趙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今此乃云甲寅軍變。與魏叛兵合。夕出魏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

今按孔循傳。止自左衛大將軍爲樞密使。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甲寅。端明殿學士尙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趙鳳傳。鳳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以兵部侍郎拜平章事。及工部尙書之事。況本傳敘事。自宜比帝紀加詳。而此乃不然。何也。

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

今按凡紀所書當殺與不當殺者。其辭不同。如梁開平二年六月己酉。殺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其注曰。當殺曰伏誅。不當殺者。以兩相殺爲文。此王師範不當殺者也。故其辭如是。又開平三年七月。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九月。行營招討使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辛酉。李洪伏誅。此李洪當殺者也。故其辭如此。蓋一史之例也。今此李行德張儉二人。以安重誨及趙鳳傳攷之。乃以誣告樞密而被誅。是其當殺者也。而其辭乃與無罪不當殺者同。使後世不知者。則反以爲無罪被殺。此所未諭者一也。又按重誨及鳳傳。此一時而族誅者三人。謂李行德張儉邊彥溫也。而此紀止書行德儉。不述彥溫。此所未諭者二也。

長興二年三月。趙鳳罷。注云忘其日。案今本五代史無此注。疑有殘闕。

今按謂之亡。或失其日可也。忘則未可也。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劉昫傳。乃是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四年也。而紀又不載兼

官未知孰是。

壬申幸上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

今按秦王從榮傳云：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上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朱弘昭入問起居，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去，宮中皆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小愈。此卽庚寅日也。而從榮稱疾不朝，乃謀以兵入宮，使押衙馬處鈞告弘昭。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此卽辛卯日也。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至天津橋，陳兵橋北，端門已閉，見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從榮驚懼，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安從益殺之。然則明宗得疾之日，紀傳旣已不同，而從榮作亂伏誅之日，又亦不同。今以從榮傳稍詳，且因而推之，則是戊子雪，明宗得疾，己丑從榮問疾不應，庚寅乃謀入宮，辛卯旦引兵向端門，而兵潰歸河南府被殺，其次序蓋如此。而紀傳乃爾交互，且又從榮傳云：後六日而明宗崩，明宗以戊戌崩，而傳止據壬辰從榮死，故云爾。今若據此傳是辛卯死，則自辛卯至戊戌，乃七日也。

其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

今按明宗以同光四年丙戌歲四月卽位，長興四年癸巳歲十一月崩，在位止七年七月，可強名八年耳，以爲十年則誤也。

愍帝一事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

今按明宗家人傳、明宗凡四子、而愍帝第三、今此乃謂之第五、未知其說。案五代會要及薛史俱作第三子。

廢帝五事

母魏氏少寡、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

今按明宗家人傳云、魏氏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又唐太祖紀云、景福二年、克用出兵井陘、擊王鎔、急攻其平山、景福二年、歲在癸丑、又廢帝紀載莊宗之言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蓋莊宗亦甲辰歲生、而又徐氏注、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推其生年、亦是甲辰、至癸丑、正十年、明宗掠平山、得從珂時、年十歲者明矣、而紀云十餘歲者、誤也。

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

今按愍帝紀、愍帝以三月戊辰如衛州、而此乃書己巳日事、訖、方書愍帝之出、又傳義誠行至新安而降、從珂、今乃書云降于陝、皆誤也。

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延朗傳云、延朗歷秦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殊不言其爲中書侍郎也。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胤孫傳云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殊不言其自禮部侍郎拜平章事也。

三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

今按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此乃書敬瑭反于三月馬胤孫爲平章事之下然後書五月乙卯命張敬達討之此二紀不同必有誤者。

晉本紀

高祖六事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今按出帝紀止云聖文章武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愍帝卽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於道。

今按愍帝紀潞王以愍帝應順元年二月庚寅反于鳳翔三月丁巳以兵東四月壬申入京師其初蓋因是年正月中孟漢瓊自魏請入朝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而北京留守北京卽太原也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以上見朱弘昭傳然則從珂正與敬瑭同時易地從珂旣以二月反何緣敬瑭却以三月徙

鎮成德乎。此其誤一也。且潞王既以三月丁巳東來。而愍帝以是月戊辰出如衛州。潞王以四月壬申入京師。乙亥卽皇帝位。愍帝以戊寅遇弑矣。安得有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與愍帝相遇于道之事乎。其事皆顛倒交互。此其誤二也。此徙鎮成德事。當具於正月。其次書三月中入朝京師。與愍帝相遇事。然後書廢帝卽位。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如此方得其序。案薛史作三月移鎮常山。及岐陽兵亂。太原節度使。與歐陽史異。

廢帝卽位。疑敬瑭必反。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

今按劉延朗傳云。帝旣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韓昭胤李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尙唐公主。不可獨留。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益疑之。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又張敬達傳云。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屯於忻州。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敬瑭遂反。廢帝紀。清泰元年九月契丹寇邊。十二月契丹寇雲州。二年五月契丹寇邊。此卽契丹數寇之驗也。由此言之。則晉高祖自廢帝卽位之初卽已入朝。是年五月復得鎮太原。至清泰二年以契丹數寇邊。始兼大同振武等都總管。旣而有軍變之事。至清泰三年五月徙鎮天平。遂不受命。其事之次序當如此。而紀傳中皆參錯互見。不能明了。故

次第之。

從賓寇河陽。殺皇子重乂。寇河南。殺皇子重信。

今按晉家人傳云。重信天福二年二月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又云。重乂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又劉昫傳亦云。從賓殺重乂于洛。以此三傳而攷于紀。則正相違舛。疑紀之誤也。案薛史晉高祖本紀。張從賓叛。害皇子河

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乂。與列傳同。

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今按范延光傳。延光時已致仕。而紀不書。蓋脫漏也。案薛史作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鄭王重貴爲廣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

今按安從進傳云。從進反。鄭王以空名刺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和凝傳云。從進以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以本紀言之。則是從進旣反。先命高行周討之。次卽先鋒郭金海與戰于唐州。敗之。旣而圍襄州。至次年八月克之。以從進和凝傳言之。則是從進反。先遇郭金海。李建崇于湖陽戰敗。而後遣高行周圍

之。踰年而破死事。王清傳亦云踰年。二者各有不同。且和凝傳又有花山之敗。高行周傳云為襄州行營都部署。亦與本紀及從進傳不同。皆未知孰是。其郭海金海之類。覽者自見。不復云也。案薛史晉從進舉兵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以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琦為副。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監護焉。時郭金海為從。先鋒使有從進初叛。已命行周進討。歐陽史安從進傳。未及詳言耳。又攷薛史從進既敗。以行周權知襄州軍州事。故亦稱襄州行營都部署。歐陽史不載。權知軍州事。遂至紀傳敘官互異。

出帝一事

六月丁卯射雁于繁臺。

今按前後文皆作射兔。此蓋亦兔字也。案今本歐陽史作射于繁臺無雁字。

周本紀

太祖二事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

今按世宗紀云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甲辰及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

今按隱帝紀乃是甲申。其辰字誤也。案今本歐陽史作甲申。疑吳氏所見非當時善本也。

世宗三事

顯德元年三月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

今按劉旻世家。止云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戌戰于高平而已。

顯德元年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

今按劉旻世家云。旻遣王得中送楊袞歸契丹。至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今本紀止書鄭處謙叛漢而來附。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顯德六年六月。封子宗誼燕國公。

今按家人傳。乃是封宗讓。其名誼者。雖亦世宗子。然已先亡矣。

唐家人傳

莊宗劉皇后四事

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

今按本紀。梁末帝貞明元年。歲次乙亥魏博諸州入於晉。至龍德三年。歲次癸未梁亡。首尾共九年。不得爲十餘年也。

年也。

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劉氏爲皇后。

今按莊宗紀。乃是同光二年二月癸未。立皇后劉氏。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明年三月。同光四年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宰相論于延英。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

今按莊宗紀。趙在禮以同光四年二月癸巳反于貝州。甲午陷鄴都。甲辰李嗣源討在禮。三月嗣源反。然則趙在禮反及嗣源討之。皆在一月。而星變在三月。今此先敘三月星變之事。而後乃及趙在禮作亂。則顛倒失序矣。

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亡太半。

今按郭從謙傳云。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進而還。軍士離散。尙有二萬餘人。且古人每謂三分之二爲太半。今東幸從兵二萬五千。去其大半。則有八九千人耳。假令尙及萬人。而從謙傳乃云尙及二萬餘人。則二說自不相合也。

晉家人傳

李太后一事

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犯闕等事數百字。文多不錄。

今按其事既見於此傳。又見於張彥澤傳及契丹附錄。皆數百字。其間亦有異同。如此傳云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而附錄亦云。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德光入自封丘門。此則是帝與太后嘗出北郊迎之。而不得見也。而張彥澤傳云。德光遣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明日遷帝于開封府。以兵監守。

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則是帝與太后未嘗出郊以迎之也。又如出帝與太后奉表謝罪，而德光報使勿憂之語，此傳與附錄皆載，既重複而又不同。又封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之事，亦皆兩載。如此之類，儻能刊定從一，則其繁冗之辭，省去多矣。非惟簡要，且免異同之惑也。

漢家人傳

李皇后二事

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尙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今按漢隱帝紀，乾祐三年十一月壬午，郭威犯封丘，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則是帝先出勞軍，而後慕容彥超戰敗之。次日帝崩矣。今此乃先云彥超敗于劉子陂，而帝欲出自臨兵，失其序矣。況李后所言，皆未戰前之意也。

周高祖起兵嚮京師

今按周本紀，郭威廟號太祖，今呼高祖誤。

周家人傳

德妃一事

太祖卽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

今按其後顯德四年四月。詔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太傅。則此處似誤矣。

世宗子一事

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須功德大臣。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

今按功德大臣。未曉其語。無乃功德大成之誤耶。

梁臣傳

敬翔二事

太祖取荆襄。遂攻淮南。翔諫不聽。兵出光州。攻壽州不克。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

今按此傳稱殺唐大臣幾盡。所殺果何人耶。以爲裴樞等耶。則殺樞等。乃天祐二年六月中。而全忠攻淮南日。是其年九月後。與裴樞等事不相連屬。以爲別有大臣耶。則歐陽五代史本紀及唐本紀。各不略載。既云大臣。則名字必有著者。無容漫無姓名。況其年六月方殺裴樞等。而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爲之一空。見唐六臣傳豈有九月又以用兵失利。歸而忿躁。又殺大臣。幾至于盡。雖全忠凶賊悖戾。亦當不至于此。忿躁殺大臣事。無所指歸。蓋誤書也。

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

今按朱全忠以中和三年癸卯歲爲汴州節度使。至建國受禪。迄于乾化二年壬申歲遇弒。正三十年。

不得云三十餘年也。

楊師厚二事

劉知俊叛。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

今按唐本紀。莊宗天祐六年。劉知俊自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坑。此一事。在梁臣傳則稱敗晉軍。在唐紀則稱敗梁軍。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強。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蓆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乘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

今按梁太祖本紀。乾化二年三月丙戌。屠棗強。是年壬申。卽唐莊宗天祐九年也。六月。郢王友珪反。太祖崩。同是一年之事。此傳言明年。誤也。案薛史無明年二字。

王景仁三事

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

今按家人傳。友寧乃梁祖兄存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今此乃以子名之。誤也。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于柏鄉。

今按梁太祖紀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又司天攷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然則史之所紀者二事。日食與戰敗也。今司天攷則云正月丙戌朔日食。本紀則書正月丁亥戰敗。而景仁傳則書正月庚寅日食。是日戰敗。三者所書皆不同。未知何者爲是。再其間丙戌庚寅相距五日。而皆書日食。此爲甚誤也。

末帝命景仁伐淮南。戰于霍山。景仁敗。

今按楊隆演世家。乃是徐溫與景仁戰于霍丘。非霍山也。案薛史及通鑑並作霍丘。

王虔裕一事

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

今按孟遷傳云。梁太祖遣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五代史纂誤卷中

唐臣傳

周德威一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擊趙。

今按天祐七年。卽梁開平四年也。以梁太祖紀、唐莊宗紀、王景仁王鎔傳校之。皆是開平四年冬十一月。獨此傳以爲秋。誤也。

史建瑭一事

晉王東追黃巢於冤句。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

今按本紀。李克用追討黃巢於冤句而還。是時卽中和四年甲辰歲也。至光啓二年丙午歲。朱全忠始封沛郡王。天復元年辛酉歲。始封梁王。當中和四年。克用追黃巢還過梁時。朱全忠未封梁王也。

李嚴二事

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于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

今按王衍世家云。乾德六年。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

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十月幸秦州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又十國年譜云莊宗同光二年甲申歲卽王衍乾德六年而同光三年乙酉歲卽王衍咸康元年仍注云是歲蜀亡蓋嚴以二年使蜀次年西伐今嚴傳乃云同光三年使蜀是冬魏王西伐顯誤一年矣案薛史作三年伐蜀

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嚴聞之喜馳騎入益州

今按成都唐初雖嘗有益州之名尋卽改爲蜀郡自後遂升爲府亦嘗建爲南京後復爲府卽不復有益州之稱唐末王建旣得蜀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其後建遂以蜀王僭號開國衍旣破亡而莊宗命孟知祥西來亦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守蜀然則成都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況此正古蜀郡成都之地而古益州實不在此今遂呼爲益州恐未可也案稱成都爲益州歐陽史係仍薛史之誤

劉延朗三事

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旣立高祖不得已來朝

今按唐愍帝及晉高祖漢高祖紀王弘贄朱弘昭傳其高祖入朝事始因應順元年正月中孟漢瓊自魏來還朝遂徙范延光自德成鎮魏石敬瑭自河東往成德而徙潞王從珂自鳳翔往河東二月從珂反三月戊辰愍帝出如衛州遂與敬瑭相遇于衛州之東是時敬瑭已自稱成德軍節度使則是受命

移鎮後入朝。邂逅與愍帝相遇也。既而敬瑭盡殺愍帝從者，留之衛州，而身自入朝。適會廢帝入洛，卽位而留駐耳，非爲廢帝旣入立，不得已而來朝，此甚非其實也。

司天趙延義

今按雜傳，乃是趙延乂也。

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

今按廢帝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若以廢帝紀言之，則馬胤孫以三月丙午爲相，而敬瑭繼反。至五月乃命張敬達討之。依此傳，則敬瑭反後胤孫尙爲學士。草答詔三說，案三參攷，互不相合，是必有誤者矣。

趙鳳二事

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今按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四月己巳，皇帝卽位。閏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今鳳傳乃先得鄆州，而後卽位，誤也。

又云。任圜爲安重誨所殺。而趙鳳哭之。次乃述周玄豹事。然後述朱守殷反事。

今按明宗紀。天成二年十月。朱守殷反。己丑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傳云。朱守殷反於汴州。

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而重誨傳亦同。今趙鳳傳。乃先述殺圜。而後敘守殷反事。失先

後之序矣。案薛史趙鳳傳先述朱守殷叛後載安重誨殺任圜與歐陽史異

漢臣傳

蘇逢吉一事

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暉子。家世王侯。

今按李茂貞雖載其嘗封秦王。至從暉嗣位。則不言其襲封。今逢吉傳稱其王爵。蓋嘗襲封。而本傳闕

書也。且又本傳止敘至從暉之卒。而不及永吉。以至於入朝之事。皆不載。亦闕文也。案從暉襲封秦王見薛史世襲傳

史弘肇一事

乾祐元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

今按漢隱帝紀。是年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族。周太

祖紀云。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然則史弘肇傳以爲十月十三日者。誤。當爲十一月也。案薛史史

十一月與本紀同。

周臣傳

王朴一事

治君之用。能置賢知于近。

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

死事傳

張源德二事

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

今按梁本紀。唐本紀。賀德倫傳。其分魏相六州爲兩鎮。乃貞明元年事。是歲乙亥。卽莊宗天祐十一年也。此傳以爲三

年者誤也。案通鑑攷異辨歐陽史三年之誤。與此書同。

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

今按賀德倫傳云六萬。未知孰是。

唐六臣傳

楊涉一事

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

今按唐書楊收傳并宰相世系表。叔父遺直生四子。名發、假、收、嚴。蓋取四時爲義。四人所生子。其名亦

然故發子名皆從木。收子名皆從金。嚴子名從水。惟假之子。傳中表中皆不載。然亦推而可知。案游宦楊氏家譜云。假之子名皆從火。以是言之。則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今書爲涉祖。則誤矣。

趙光逢一事

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卽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

今按梁本紀開平三年九月。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末帝貞明元年三月。丁卯罷。二年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四月罷。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蘇循一事

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滎河。明年梁太祖卽位。

按唐以天祐四年丁卯歲四月。禪位于梁。今此傳云明年梁太祖卽位。則梁攻楊行密而敗于滎河。是天祐三年丙寅歲也。徧攷唐書紀及行密傳并歐陽史。梁本紀楊行密世家。皆無天祐三年梁兵攻行密敗于滎河之事。且行密以天祐二年十一月已卒矣。安得有三年敗梁兵之事耶。此甚誤矣。按梁太祖凡四出兵攻淮南。而皆敗。其初以大順元年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是歲庚戌次以乾寧四年遣龐師古葛從周往攻楊行密。而大敗于清口滎河。是歲丁巳次以天祐元年甲子十一月又攻淮南。取光

州攻壽州不克而旋。此三敗並見梁太祖紀及龐師古葛從周傳其次以天祐二年乙九月又出光州攻壽州不克。大敗而歸。見梁祖紀及孔循敬翔傳而歐陽公以天祐二年壽州之敗爲滎河之敗。故有是說。殊不知滎河之敗去此已九年矣。其實天祐二年攻壽州敗歸。至天祐四年唐始遜位。其所謂明年梁祖卽位者亦誤也。

杜曉二事

父讓能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

按唐本紀杜讓能以景福二年死。是後推曉服除及宰相表崔胤崔遠判鹽鐵戶部年數次序校之。各與此傳不相應。其杜曉布衣幅巾自廢顯無十餘年。蓋此誤記。今各依年次編列之。庶覽者易悟。

癸丑景福二年十月讓能死。九月崔胤白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寅乾寧元年。六月崔胤爲中書侍郎。

乙卯二年。三月崔胤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護國軍節度使。七月崔胤同平章事。九月判戶部。

丙辰三年。此年春曉當除服七月崔胤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武安軍節度使。九月爲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平章事。九月崔遠判戶部尚書平章事。

丁巳四年。六月崔胤兼戶部尚書三月崔遠判戶部尚書六月爲中書侍郎。

戊午光化元年。正月崔胤兼吏部尚書。崔遠兼工部尚書。

己未二年。正月崔胤罷守吏部尚書。

庚申三年六月崔胤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四月崔胤為司空兼吏部尚書

辛酉天復元年正月崔胤為司空兼工部尚書

壬戌二年正月崔胤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判使如故

癸亥三年二月丙子崔胤兼侍中庚辰守司空

甲子天祐元年正月崔胤罷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是月為朱全忠所殺

乙丑二年三月崔遠罷為右僕射六月為朱全忠所殺

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本紀開平三年九月辛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義兒傳

李嗣昭一事

嗣昭初喜嗜酒

今按喜即嗜也。贍喜字案薛史作初嗜酒好樂

存孝二事

求救于幽州李斥威斥威兵至

今按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也。案斥當是斥轉寫之誤

兒蒙主恩位至將相

今按本傳存孝止是爲邢州留後又未嘗爲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意謂傳載其所歷之官必有

脫漏者矣。案薛史作位至將帥歐陽史誤作將札非存孝所歷之官有脫漏也

存賢一事

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

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天祐十八年辛

巳即梁末帝龍德元年也

今按梁末帝紀貞明六年夏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泰寧軍節度

使劉鄩討之。貞明六年庚辰即天祐十七年也又唐莊宗紀天祐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

梁軍于同州。存審本姓符梁紀與唐紀皆云十七年而存賢傳以爲十八年者誤也。案薛史作十八年與歐陽史同又按朱

友謙符存審劉鄩傳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即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

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名而存賢獨有其功乎。案薛史李存賢傳止作汴軍退不言其擊退梁軍蓋存賢當時止是別將一兵

助守河中是以有諜者勸其亟去之事而存賢能與存審協力同破劉鄩史氏欲多存賢之功故於其

傳言之如其自能破敵然其實擊走梁兵者乃符存審其功非存賢所得專有也

雜傳

羅紹威二事

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紹威乃閒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

今按梁本紀。紹威與太祖謀誅牙軍。時天祐三年丙寅歲也。又按唐本紀。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將田承嗣以魏州降。自後田氏據有魏博者累世。廣德元年歲在癸卯。至天祐三年。實一百四十四年。爾謂之二百年。則誤也。

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

今按守光傳。守文乃其兄也。

李茂貞二事

傳中載茂貞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殺杜讓能。茂貞乃罷兵等事。且云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

今按本紀。此茂貞犯京師。殺杜讓能。乃景福二年癸丑事。次年改乾寧元年甲寅。今既述景福二年事。訖便云明年王重盈卒。則是乾寧元年重盈卒也。然據本史李克用紀云。乾寧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而又唐昭宗本紀亦云。乾寧二年乙卯正月壬申。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自

稱留後。正與克用紀相符。則茂貞傳所謂明年者誤也。當爲乾寧二年。

又云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

今按韓建傳云。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又唐昭宗本紀云。乾寧三年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七月癸巳。行在渭北。甲午。韓建來朝。次華州。以是言之。則茂貞犯京師。而唐使拒之者。延王戒丕。而其敗在婁館。昭宗因而幸華州者也。歐陽史謂覃王拒之。而潰於三橋者。誤也。考唐書茂貞。凡以兵犯京師來朝。及與王師戰。前後共五至。其初景福二年。則嗣覃王嗣周爲招討使。戰于興平。敗績。茂貞遂犯京師。一也。卽歐陽史所謂戰于整屋。屯于三橋者是也。乾寧元年正月。以兵來朝。二也。乾寧二年。與王行瑜韓建同犯京師。聞李克用起兵。乃去。三也。乾寧三年。疑唐募兵討己。治兵請覲。遂犯京師。遣嗣延王戒丕禦之。戰于婁館。敗績。昭宗爲之幸華州。四也。乾寧四年。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五也。此唐本紀具載甚明。而歐陽史茂貞本傳。止書其三。而其所遺親王及戰之地。又皆交錯不明。此其誤也。

李仁福一事

當僖宗時。有拓拔思恭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恭卒。乾寧二年。以

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朱玫之亂，思恭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思恭與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恭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恭卒。

今按唐本紀黃巢以廣明元年庚子十一月入京師，中和三年癸卯四月復京師，四年甲辰七月巢伏誅。光啓二年丙午正月朱玫叛，乾寧二年乙卯李克用討王行瑜，時保大軍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軍節度使李思諫爲東北面招討使，二人姓名至此方見于紀。其次第如是，今此傳所敘如朱玫黃巢之類，先後錯亂，年時交互，殆不可攷。且又按王建世家，天祐中有武信軍節度使洋州拓拔思敬以地降於建，建遂有山南道，豈亦思恭之族耶？而唐書昭宗紀則亦書爲思恭，此又何耶？豈本是一人，而所從書之異耶？案避敬作恭，實是一人。

朱宣一事

宣瑾旣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

今按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以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然則宣傳所謂卒亡以東乃誤也，當爲亡卒以東。

李振一事

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因邸吏程巖見振謀之，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

耶。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廢昭帝。

今按李振乃全忠逆黨。全忠之篡。與敬翔爲謀主。昭宗被弑。實振同謀。故當時有鴟梟之名。蓋其好亂樂禍之心。著于世久矣。方幸王室之災變。得以逞其凶志。安有如是之言哉。今傳中所載。決非振之辭也。何哉。蓋季述被誅之後。全忠方封梁王。當其議廢立之際。安得先有梁王之稱耶。斯言誣妄。質此可以具見。此蓋振在梁貴顯之日。史官畏其權勢及凶險之素。爲撰此言。欲文掩其惡。以佞之。而歐陽公亦從而誤載之爾。案歐陽史本於薛史。通鑑攷異亦疑薛史爲誤。

劉知俊一事

知俊奔蜀。王建以爲武信軍節度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

今按王建世家云。永平五年。遣王宗儔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是以其族來。由此言之。則是王建先已得秦鳳階成四州。而後知俊來奔。其說與知俊本傳不同。必有誤者也。

張全義一事

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尙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十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今按本紀。莊宗以同光元年四月。卽皇帝位。是歲癸未十月己卯滅梁。十一月甲子如洛陽。十二月庚

午朔至自汴州。二年是歲甲申二月己巳朔。有事南郊。由此觀之。則莊宗以元年十月滅梁入汴。十一月入洛。次年二月卽南郊也。而全義傳乃云莊宗入汴。全義來朝。明年十一月幸洛陽。而又改用來年二月南郊。顯差一年。蓋傳內贖明年二字。致此誤也。案薛史無明年二字。

朱友謙二事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

今按友珪傳云。旣卽位。以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卽無加侍中之事。友謙本傳。則友謙當太祖時。先爲中書令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莊宗旣殺友謙。又殺其子令德。令錫。

今按伶官史彥瓊傳。則友謙仍有子建徽被殺。今傳內止述二子。亦闕文也。

朱漢賓一事

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雁于其頰。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朱漢賓爲指揮使。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雁。

今按梁太祖紀及朱宣朱瑾傳。攷之。則此節盡皆參錯。按太祖紀。乾寧四年正月克鄆。斬朱宣。又克兗州。朱瑾奔淮南。至九月。梁兵方敗于清口。蓋楊行密用朱瑾而敗梁兵也。若元禮以此時戰歿。則兗鄆

先已破亡久矣。與此傳全不相符。況堯是朱瑾。鄆是朱宣。今則云鄆州朱瑾。又甚誤矣。案薛史朱漢祖之攻兗鄆也。朱瑾。梁勇士。爲雁子都。梁祖更選勇士。爲落雁都。歐陽史改用是時二字。遂有此誤。

周知裕一事

事劉守光兄守文。守光攻殺守文。

今按守光傳。守文因討守光。戰而被殺。非被攻也。

五代史纂誤卷下

雜傳

王晏球一事

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討之。契丹遣塔納舊作禿餒今改正將萬騎救都。

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契丹遣塔納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球傳不同。未知孰是。

王建立一事

建立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

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九月爾。而傳中云歲餘。誤也。

劉處讓二事

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

今按延光傳云。延光反。高祖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孫銳等敗。延光遣牙將齋表自歸。高祖不

見。又附楊光遠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乃降。其說與處讓傳不同。未知孰是。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今按楊光遠傳云。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延光降。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又桑維翰傳云。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李崧傳云。晉高祖入京。師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外艱。起復。出帝卽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又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十一月。皇帝卽位。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二年正月。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六月。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三年九

月赦延光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四月廢樞密使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以楊光遠傳及處讓傳攷之大意皆同止微有小異然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爲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二年九月赦范延光是月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卽與處讓傳所述不同此其一也處讓傳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爲光遠言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訴維翰等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傳校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卽不知所謂罷維翰等復指何人此其二也樞密使之廢處讓傳則在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之前二說未知孰是此其三也。

張廷蘊一事

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卽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至明宗心頗慊之

今按梁本紀末帝龍德三年卽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歲也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閏四月唐人取鄆州十月梁亡又按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四月皇帝卽位閏四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十月如鄆州以襲梁己卯滅梁明宗紀云同光元年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潞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

至鄆州人無備。遂襲破之。卽拜天平軍節度使。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自後至有謀自鄆襲汴之事。以至梁滅。並無爲潞州招討使之行。此其一也。元行欽傳亦並無此行。此其二也。繼韜傳云。繼韜反。遣其弟繼遠入梁。末帝卽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劉皇后爲言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此則繼韜之叛。始末甚明。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破城之事。此其三也。以是觀之。則廷蘊傳中所載。殆皆虛也。案薛史張廷蘊傳作李繼韜。故將楊立叛。廷蘊之破潞州。係討楊立。非討李繼韜也。歐陽史刪去。故將楊立四字。遂有此誤。

馮暉一事

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

今按五代之君。惟漢有隱帝。而馮玉李彥韜用事。乃在晉出帝之世。其出帝在舊史謂之少帝。歐陽史改爲出帝。未嘗有隱帝之號。況方敍馮暉仕晉世之事。則當爲出帝。其隱帝字誤也。

王峻一事

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澶州軍變。太祖入京師。峻遣馬鐸率兵之許州伺變。遂殺信。

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人傳誤也。案通鑑從王峻傳。

劉詞一事

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

先登功拜沁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沁州團練使。

今按張從賓以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是年爲丁酉。楊光遠以出帝天福八年十二月反，是年爲癸卯。去丁酉七年矣。馬全節以高祖天福五年破安州，是年爲庚子。杜重威以高祖天福七年正月破鎮州，是年爲壬寅。安從進以高祖天福六年十月反，是年爲辛丑。至出帝天福七年八月死，是年爲壬寅。以是推攷年月，前後無復倫次，其差誤多矣。

王環一事

孟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

今按本史世家，止有高彥儔，無處儔。王環傳數處皆誤也。案薛史及通鑑俱作高彥儔。

范延光一事

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

按明宗紀，長興元年九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是時安重誨尙爲樞密使也。十二月安重誨討董璋。二年二月辛丑，安重誨罷。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五月殺安重誨。又安重誨傳云：重誨因求解職，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由此言之，則召范延光爲樞密使之時，安重誨未死。今延光本傳以爲重誨死後，乃召爲樞密使者，誤也。

楊光遠一事

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今按此說不知以召夷狄首禍。自何時爲始。若以晉安寨光遠降契丹爲首禍。則當日乃石敬瑭召之。非因光遠。又是年歲在丙申。至本朝太祖受禪。建隆元年庚申歲止。二十五年爾。自建隆以後。契丹自畏威屏迹。無復侵軼。可以爲中國瘡痍者。非五代之末時。有陵犯猖夏之虞也。若以光遠在青州反日。召契丹入寇爲首禍。則是歲在癸卯。至建隆元年止。是十八年爾。不知定起何時爲三十餘年。疑是誤計也。其子承祚爲單州刺史。淄州刺史。今按本紀。晉天福八年十一月。齊州刺史楊承祚奔青州。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李愚二事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今按明宗紀。天成元年丙戌五月。工部尙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二年丁亥六月。罷。十月被殺。長興二年辛卯三月。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任圜罷至此。已五年矣。竊謂與愚入相年月太相遠。按是年三月失其日。趙鳳罷相。而丁亥愚卽拜命。蓋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爲任圜也。案薛史李愚傳長興初除太帝卿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歐陽史誤

廢帝入立。罷馮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

今按明宗紀。長興四年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

月明宗崩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歷愍帝至廢帝清泰元年五月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傳云馮道與昫同爲相。然則馮道相與李愚劉昫同列久矣。道既出而盧文紀入。今愚傳謂廢帝罷道出鎮而以昫爲相則誤也。案薛史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爲姻家道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定與歐陽史異

劉昫一事

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

今按廢帝以清泰元年四月卽位。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至五月而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爲相。今此傳謂道罷李愚代之則誤也。

崔稅二事

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翰林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

今按桑維翰父珙嘗事張全義而感其有恩。維翰止以進士及第節度使幕賓。偶因晉祖開國爲相。天福二年晉祖方卽位之二年而維翰爲相。僅一年許爾。皆未可云素貴。況宰相之重。人皆尊之。非獨維翰自尊而後尊也。何不曰維翰素矜嚴而語簡。蓋維翰本傳云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故也。案薛史崔稅傳作維翰語

簡素

天福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稅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

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南。王公上壽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

今按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安得有八年詔復二舞之事。此其一也。又按本紀。天福五年庚子十一月內子冬至。始用二舞。至七年壬寅六月。高祖崩。今此傳乃云其年冬至會朝。殿廷設宮縣二舞。明年高祖崩。其說又與紀不同。此其二也。此紀傳必有誤者。

賈緯一事

宰相王峻言之。高祖貶緯平盧軍行軍司馬。

今按王峻爲相。正周太祖時。今呼爲高祖者。誤也。

王松一事

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

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丑。皇帝崩。高祖也。二月辛巳。皇帝卽位。隱帝也。三月。李守貞反。又李守貞

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

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司天攷一事

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二月壬寅朔。金木相犯于斗。

四年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乾祐三年十月辛酉。太白犯木。

今按司天攷書星。皆謂之歲。鎮熒惑太白辰星。然于其間。又復于此類書之。豈土木火金水星與歲鎮熒惑太白辰星各異乎。其別有意義或史之駁文乎。

後蜀世家

孟知祥四事

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

今按延孝乃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唐家人傳第十四解訖。

天成二年正月。李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執嚴下斬之。三年。唐徙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云云是歲唐師伐荆南。

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二年二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荆南。又西方鄴傳云。明宗入洛。明年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由此言之。則明宗以天成二年伐荆南明矣。而世家以爲三年。則誤也。敬瑭軍旣旋。所在守將。又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自請行。

今按安重誨傳云。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西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重誨

行至三泉。被召還。又朱弘昭傳云。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遂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得罪。由是言之。則是非敬瑭軍既旋。而後重誨請行也。世家之說誤矣。

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册封知祥爲蜀王。

孟昶一事

李昊云。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

今按唐肅王名詳。非評字也。此蓋李昊以犯知祥嫌名。故易之爲評耳。今史記不明述其因而註者。又不解之。讀者何從而知也。

南唐世家

李景二事

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

今按馬希廣世家。希萼乃希廣之兄也。

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

今按職方攷中已具言之矣。今此又書顯爲重複也。

東漢世家

劉旻二事

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

今按王峻傳。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未嘗與峻交鋒。安得云爲峻所敗也。

旻自敗于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

今按本紀。周太祖以廣順四年甲寅歲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爲顯德元年。是月壬辰。太祖崩。丙申。世宗卽位。二月。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乙酉。如潞州。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平。敗之。六月乙巳。班師。又按十國年譜。甲寅。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卽位。卽劉旻之乾祐七年。乃注云是歲承鈞立。以此推之。則是世宗以顯德元年甲寅歲圍太原。至六月班師。是歲旻卒。承鈞立也。今世家乃云明年十一月卒。則與本紀年譜不相應。蓋世家誤有明年二字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

吳蘭庭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有宋朝請大夫吾家廷珍氏縝所作五代史記纂誤其書久佚今武英殿聚珍版所采集者以晁氏讀書志核之約存原書之十五六則其亡失者爲可惜也今年秋校武英殿本五代史點定之餘不無管見輒錄而次之益以昔賢緒論并近時人訂正所及因名之爲五代史記纂誤補其薛氏舊史及新舊唐諸書有及五代時事而語或岐出者別爲考異之書不在此數夫末學庸見敢謂有裨前哲然徵類以稽則疑所叢也緣隙以求則徑所通也飛蟲弋獲庶千慮之一得乎殿本向有考證係今上初詞臣所輯附載各卷業已布諸學官無藉贅錄卽事蹟離合其已具薛史考證及通鑑考異者概不復著若夫十國四夷歐史本多不備且有遼史宋史及吾家志伊氏任臣之十國春秋在茲亦閒爲標舉不欲繩所本無也又朝請所著新唐書糾繆有字書非是一例勘核精審然點畫小疵或屬刊本偶譌茲旣經校正亦略不著第薛氏書名五代史歐陽氏書則名五代史記今行本止作五代史而纂誤標名亦無記字均係傳刻之譌云乾隆四十三年冬十月歸安吳蘭庭識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一

清 歸安吳蘭庭撰

梁本紀

太祖

徐州時溥注云。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

謹按此注舉例未諦。如晉高祖紀所稱亳州李鄴。普州安崇阮等。高萬興傳之坊州李彥昱。不必皆節度也。

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

謹按此本薛氏舊史。若新舊唐書及通鑑。則皆無其文。考舊書昭宗紀。龍紀元年四月。朱全忠以沛郡王進封東平王。卽薛史于光啓二年已書改封吳興矣。而文德元年五月。乃云改帝鄉里爲沛王里。則何也。

至是張濬私與汴交。

謹按此首見張濬而不著其官非也。據汪文盛本。張濬上有宰相二字。

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

謹按唐家人傳作潞州牙將安居受殺克恭與此異。

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

謹按新唐書朱瑄傳云瑄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通鑑係之光啓三年十月此脫去瑄復取曹一節則前此全忠已取曹州此復言來降語失據矣。

冬友裕取濮州。

謹按紀前於光啓三年十月言取濮州以後不言復失惟通鑑於光啓三年十一月書朱全忠遣朱珍還濮州而友裕傳于景福元年云是時朱宣在濮州張歸霸傳亦云友裕攻鄆屯濮州則朱宣于斗門再勝之時當復取濮州而史略之也。

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

謹按朱友謙傳云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與此異蓋此紀傳俱本薛史而薛史記傳自各異也。

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

謹按新舊唐書昭宗紀俱作閏四月甲辰此脫閏字。

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

謹按舊唐書哀帝紀武昭作戎昭通鑑同注云戎昭領金均房此仍薛史之誤。
弑濟陰王。

謹按此事舊唐書哀帝紀作二月二十二日新紀亦係二月通鑑作二月癸卯癸卯正二月二十二日也此則上係正月與新紀如出二手恐誤。

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爲二王後。

謹按薛史崧作崧又五代會要梁開平二年三月以唐宗子李崧封萊國公爲二王後其年十二月禮儀使奏唐朝以魏元氏子孫封韓國公爲三恪周宇文氏子孫封介國公隋楊氏子孫封鄴國公爲二王後今國家封唐李氏宗子李崧爲萊國公請以介國公爲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從之今此下十二月明有以介國公爲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之文知此崧字介字並誤。
癸巳卜郊。

謹按監本卜上有改字。

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按唐六臣傳策以工部侍郎奉旨拜刑部侍郎不言自禮部爲刑部也考容齋四筆云舊制執政轉官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敍宰相爲侍郎者升三曹爲尙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竊意宋制故有所本而微不同此張策當以工侍轉刑侍爲升兩曹也又梁改承旨爲奉旨。

故策與杜曉傳俱作奉旨。而紀俱仍作承旨。亦是紀誤。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

謹按世多以梁爲都汴州。其實不然。考通鑑於開平二年云。是歲帝將遷都洛陽。語蓋本薛史。薛史云。三年正月己巳。遷太廟神主赴西京。甲戌發東都。己卯入西都。是梁此時實自東都遷於西都。而此僅以如西都爲文。非也。然不特此也。薛史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宰臣張文蔚已下。並先於西京祇候云云。又乾化元年二月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云云。似是梁因乎唐。本以洛陽爲都。特以襲位伊始。未遽議遷。且制置東方。利於便近。故於受命之邦。並建東都。而郊禋大禮。仍就西都行事。厥後均王定亂。袁象先遣趙巖齋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卽位於洛陽。而王報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語見通鑑可知洛陽自爲上都。而東都則止是唐東都之比。故晉張昭遠所奏。亦僅云汴州在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見薛史晉高祖紀則知此下乾化二年所書四月己巳。至自魏州。戊寅如西都。其內開封而外洛陽者。語亦不合也。

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

謹按紀前於天復二年云。鄜坊李周彝降以後。不言鄜坊復附於岐。考新唐書昭宣帝紀。於天祐三年書九月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十月辛巳。楊崇本會鳳翔涇原鄜延秦隴兵以討朱全忠。蓋鄜坊之地。岐汴得失不常。而史亦不備著也。

秋七月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

謹按劉玘傳。作山南節度使王班。

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

謹按師厚傳。無徙鎮河中事。此時鎮河中者爲朱友謙。師厚無由爲護國節度也。通鑑作鎮國節度使。此護國當是鎮國之誤。

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謹按本傳。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克劉知俊功。遷保義。又徙宣義。已而從太祖擊趙。明年留屯魏州。明年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傳亦云。子周翰。乾化二年爲楊師厚所逐。考通鑑。乾化元年正月。以楊師厚爲北面招討使。將兵屯河陽。二月。師厚引兵救邢魏。留屯魏州。二年七月。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於魏州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則當師厚初爲招討時。羅周翰尙在天雄。師厚并未卽屯魏州也。此云天雄軍節度使者誤。

末帝

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謹按此事。薛史統係九月。通鑑先書殷叛。繼書九月命將討之。此不具時月。直屬之四月丁丑之後。誤矣。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於故元城敗績。

謹按唐紀晉王敗劉鄩上繫正月通鑑則在二月此據薛史。

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於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晉。

謹按唐紀晉人取相州邢州在八月又職方考邢州梁爲保義軍莊宗改曰安國此安國軍當作保義軍。

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於京師。

謹按唐書方鎮表太和五年齊德滄節度賜號義昌軍通鑑乾化二年改義昌爲順化軍此橫海軍當作順化軍。

四年正月。

謹按此脫春字。

是歲秦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於晉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注云舊史不書亡其月日故書於歲末。

謹按監本制置下有使字此脫誤又按薛史張守進歸晉本紀繫於五年三月五代春秋同張萬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通鑑考異嘗並舉紀傳之互文以明薛史之難據因定從莊宗實錄作四年八月此書於四年之末亦有不致徵實之意然則非舊史不書而亡其月日也。

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於晉。

謹按朱友謙傳作逐程全暉。語本辭史。與此異。

唐本紀

莊宗

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

謹按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十四年三月。以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至嵐州而卒。此鳳字當作嵐字。又軍潰上亦當有卒字。此脫誤。

六州三部落使

謹按六州卽六胡州。謂魯麗含塞依契也。舊唐書李吉甫傳云。元和九年。於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通鑑德宗貞元二年。河曲六胡州。注云。六州時已爲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舊州名帶刺史。故於時猶有六胡州之名。三部落謂沙陀薩葛安慶三部。此注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處。失考也。

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

謹按新舊唐書昭宗紀。方立之死。俱在龍紀元年。上距詔召克用討朱玫。中間已隔二年。此明年二字誤。

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

謹按通鑑克用平邠州在十一月丁卯其旋軍渭北上係辛巳泊十二月辛亥引兵東歸計辛巳至辛亥亦止三十一日此云六十日蓋仍薛史蓋寓傳之誤

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

謹按新唐書張濬傳云韋昭度死復用孔緯爲相故濬亦拜兵部尙書將復用舊唐書同通鑑亦作上欲復相之此復字上當脫欲字或將字

秋李嗣昭復取澤潞

謹按薛史光化元年十二月武皇遣李嗣昭下澤州二年三月汴人復陷澤州新唐書昭宗紀同此既節去此二條則此處復字於澤州未協

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

謹按監本延上有薛字此誤脫

六月及王彥章戰於新壘敗之

謹按王彥章傳云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郭崇韜傳略同疑此所云戰新壘者非也

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於蜀

謹按郭崇韜傳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考薛史作廷訓廷誨隨父死於蜀此三字當作二字

鄴都軍將趙在禮反於貝州。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

謹按薛史同光二年六月以前保義軍留後李紹真即霍彥威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即元欽

爲宋州節度使。考本史霍彥威傳。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明年徙鎮武寧。明是紹榮徙歸德。而彥威代之也。今行欽傳既略之。而此又仍作武寧節度使。誤矣。

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

謹按通鑑於是日係甲寅。蓋是年正月戊午朔。見薛史。二月戊子朔。則下至丁巳。僅得二十九日。不得爲三月朔日矣。薛史於己丑。惟冠以二月。不言是朔。而下於癸丑之日。明言三月丁巳朔。作丁未。誤。甲寅則二月二十七日也。此作甲辰。乃仍薛史之誤。夫薛史於上已書甲辰矣。其時元行欽尙在澶州。討賊之事。未遽以命嗣源也。乃自此再書甲辰。以下逐日踵誤。訖於四月朔日。歐史仍之。故此下如本紀之三月甲子、乙丑、壬申、甲戌、明宗紀之三月壬子、甲寅、丁巳、壬申。其紀事與通鑑常差十日。俱誤也。然薛史莊宗紀於四月作丁丑朔。而明宗紀作四月丁亥朔。此卻從明宗紀不誤。

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於李嗣源。入於汴州。

謹按嗣源下當仍有嗣源二字。文義始明。

明宗

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

謹按鉅鹿在邢州東北。正直魏州之北。嗣源自魏南行不得。道出鉅鹿也。據康福傳。明宗自魏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則鉅鹿當是相州之誤。又別本於紀之二千有作三千者。與康傳不合。當從二爲是。

雲南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

謹按雨林四夷附錄作兩林。考薛史亦作兩林。此誤。

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

謹按鄴傳作夔州刺史。薛史紀傳並同。此隨字誤。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

謹按此本薛史明宗紀及契丹傳。通鑑此條下注云。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爲契丹所陷。四夷附錄亦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考薛史劉守光傳。守光僭號之日。契丹陷平州。其年爲晉之天祐八年。又遼史太祖紀。天贊二年正月。克平州。二月。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唐莊宗同光元年。卽四夷附錄固已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于下方紀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云云。知契丹之陷平州。實在明宗之前。再考張希崇傳云。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以希崇代爲平州節度使。通鑑所記亦同。是文進歸唐。未嘗挈平州以來。此正如張希崇代鎮平州。後亦率其麾下南歸。而平州之屬契丹者如故也。則明宗時。不當復有契丹陷

平州之事疑不能明。

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

謹案安重誨傳作十將張儉，此大字誤。

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

謹按夏魯奇傳作董璋攻遂州，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與此同。而董璋傳則云孟知祥攻陷遂州，後蜀世家亦云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語各異。又薛史考證曰：考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薛史云四月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歿於王事廢朝，則遂州之陷自在正月，而歐史誤以奏聞之日爲城陷之日也。愚案歐紀誠誤，然蜀世家于李仁罕克遂州係之二年正月，卻又不誤。壬申，幸士和亭。

謹按各本俱作士和亭。通鑑注引此亦同，而纂誤所錄此紀及從榮傳文，士字俱作上字，疑當以上字爲正。

愍帝

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

謹按質傳作右僕射，薛史紀傳並同，此誤。

廢帝

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

謹按從珂封王在長興四年已在鎮鳳翔之後此先書封潞王而下以是時起事且方紀長興三年非也。

西京副留守劉逵雍叛於唐來降。

謹按潞王雖自爲一家然其號猶是唐也此專以唐字屬愍帝言之非矣下並同。

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謹按薛史慈州作磁州此誤。

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

謹按薛史作以前汴州節度使趙延壽爲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而此乃云云則似延壽自許州入爲

樞密使矣語未諦。

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使。

謹按是年正月丙申朔二月丙寅朔則五月不得有辛卯薛史作四月辛卯者得之。

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

謹按此本薛史考此下有戊申己酉壬子等日則五月中不應先有乙卯通鑑以此係之六月甲戌范

延光爲天雄四面招討使之下者得之。

晉本紀

高祖

以幽涿薊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嬌儒武寰州入於契丹。

謹按漢當作莫後並同。

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環右衛上將軍李金全討之。

謹按李金全傳周環作周瓌此誤。

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

謹按薛史唐天成四年六月詔鄴都仍舊爲魏府今職方考既略之明宗紀亦不著其語則莊宗紀同光三年已云改東京爲鄴都而此復云升爲鄴都語失據矣。

出帝

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契丹。

謹按如京使官名也此衍師字若云此帝自鄴都如京師無論無此書法卽下八年正月明有如東京之文誤又顯然。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秦州。

謹按馬全節傳秦州作秦州遼史太宗紀同考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爲秦州以清苑縣爲

理所。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此秦字並當是泰字之誤。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同。

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

謹按契丹以丙寅寇邊，而此以己丑命將相去，凡二十四日，疑太遲。考通鑑作己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爲北面行營云云者，似爲得之。

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

謹按九域志：永靜軍，唐景州。周爲定遠軍，宋改永靜。考薛史於此作貝州節度使梁漢璋，通鑑正作永清節度使。此靜字當是清字之誤。

漢本紀

高祖

與晉高祖俱事明宗。

謹按明宗上當有唐字。

六月丙辰，次河陽。

謹按薛史作丙辰車駕至洛，此河陽當是洛陽之誤。

隱帝

二年注云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

謹按何焯曰承天之祐禮運語也。語本士冠禮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不知禮何至并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

周本紀

太祖

思綰景崇相次降。

謹按王景崇使其將僞降而自焚以死固未嘗降也此語未合。

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

謹按漢紀天福十二年貞固已守司空蘇逢吉傳乾祐二年加拜司空不言又加司徒薛史於此作加

貞固司徒逢吉司空者得之。

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爲嗣。

謹按泰寧係兗州軍號若徐州則武寧軍也此誤。

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攻自晉州注云自晉州者見漢兵嘗誅罪人於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

謹按薛史廣順元年二月晉州王晏奏河東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然則漢之

攻晉州已前此矣。前不書而此書者。前祇州將拒戰。而此則朝廷特遣大將也。注語似密實疎。

世宗

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

謹按周家人傳。太祖后柴氏。邢州堯山人。與太祖同里。薛史則云后龍岡人。龍川別志又云。周柴后。魏成安人。宋史張永德傳。柴后父亦稱魏人。柴翁語各異。

榮爲左監門衛將軍。

謹按汪本將軍上有大字。

三月辛亥。李景來置宴。

謹按上云三月壬午朔。則辛亥乃三月三十日也。是年閏在七月。而四月有癸丑見薛史。庚申等日。則此

三月二字衍也。

丁酉括民租。

謹按薛史云。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通鑑亦云。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而此乃以括民租爲文。似失之矣。

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謹按困學紀聞目考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

讀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二

梁家人傳

然原其本。

謹按汪本句下有末字。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

謹按職方考。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改輝州爲單州。此單父若據唐言。

當稱宋州。據梁言當稱輝州。不得據後唐稱單州也。下張皇后傳之單州碭山縣同。

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謹按汪本。如上。有得字。

太祖少以婦聘之。

謹按北夢瑣言云。張氏父曾爲宋州刺史。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閒。因以婦禮納之。考后旣富家子。又爲

溫同縣人。則素知溫者也。溫少時方傭食作賊。未必能聘婦者。且作賊後。尙不知存歿。則后又當以何

時歸溫乎。似瑣言之云。爲可信也。

槲王友裕攻徐州。

謹按友裕之王。係梁祖卽位後追封者。史家從後稱之也。張歸霸楊崇本傳並同。天福元年后以疾卒。

謹按通鑑注云。張后殂於唐昭宗天祐元年。然考通鑑天復元年二月。云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似后當以其時卒也。今汪本正作天復。若天福爲石晉年號。其誤不辨可知。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册爲德妃。

謹按五代會要。少帝妃張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册爲德妃。通鑑作貞明元年九月壬午。乾化五年。卽貞明元年也。此云貞明五年。誤矣。

莊宗入宮。

謹按汪本。莊宗上有唐字。宮作汴。

末帝時。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

謹按河南許州龍興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有梁貞明三年十一月丁丑。滎陽鄭義記。記言義爲武寧軍親王元從家寄瑕。主當許下云云。武寧親王。卽謂友璋。知友璋實自許遷徐也。許州軍號。唐及後唐稱忠武。而梁則稱匡國。此云忠武者。誤。

妖人母乙董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謹按本紀。陳州妖賊作亂。在貞明六年。友能反在龍德元年。與此異。

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

謹按本紀。天復元年五月。以王兼護國節度使。通鑑天復元年十一月。以韓建爲忠武節度使。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珣爲匡國節度使。是梁祖之兼護國。下距韓建之徙忠武。僅數月耳。考趙彜傳。彜爲忠武節度使。弟昶珣代立。兄弟居陳二十餘年。梁太祖已降韓建。徙珣爲同州留後。則是珣去而韓建代之。其間不應有友裕又鎮忠武也。薛史宗室傳云。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爲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通鑑於天復三年二月云。以朱友裕爲鎮國節度使。天祐元年十月云。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梨園。蓋李存先權知華州。而友裕繼實鎮其地。傳中無此一節。則此忠武當是鎮國之誤。

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

謹按韓建傳云。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牛存節傳云。遷匡國軍。當作忠武軍。說見牛存節傳下。節度使。未帝立。徙鎮天平。考職方考。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匡國。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忠武。梁更同許軍號。在開平二年五月。故太祖紀。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在三月壬午。則書匡國軍節度使。而六月壬寅。爲西路行營招討。卽書忠武軍節度使。其書法固甚密也。通鑑於此。正作領匡國節度。蓋此時牛存節方在同州。而許州無帥。則韓勅自是領許州也。此忠武軍當作匡國軍。以末帝爲汴州留後。

謹按梁以汴州爲東都。故末帝紀云。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此云汴州留後。非也。

唐家人傳

誰能從公。

謹按汪本能作肯。

後嫁突厥李贊華。

謹按李贊華本名突欲，非突厥也。此誤。

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謹按薛史云：克脩、武皇從父弟，父德成，則其父未嘗無名號也。又云：克恭，武皇之諸弟。考唐書宰相世系表：國昌子克恭、克儉、克用、克柔，四人則克恭乃太祖之兄，且同父也。克柔亦見義兒傳。薛史李嗣昭傳亦云：武皇母弟克柔，唐書沙陀傳：武皇又有弟克勤，此俱不著何也。

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

謹按此節語俱本薛史。薛史：明年武皇昭雪云云。通鑑考異謂國昌以乾符五年拒命，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逃入鞑鞑，其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考薛史武皇紀：於克用之殺段文楚，係之乾符三年。歐史唐紀：從莊宗功臣列傳及舊唐書懿宗紀，係咸通十三年。則唐紀固云明年僖宗卽位，招輯克用拜大同軍防禦使，亦得以昭雪言之。第唐紀於招輯之後，復備著沙陀侵叛，朝廷命將討擊之事，其時克讓何緣得留宿衛也。此傳語明與紀不符。

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

謹按汪本孟氏下仍有孟氏二字。

太祖子八人。

謹按本紀云克用戰洹水亡其子落落。薛史武皇紀云落落武皇長子也而莊宗紀

霸李存信傳並同盧文進傳莊宗有弟存矩。薛史唐紀存矩帝之諸弟也薛史梁紀有克用男廷鸞此皆不載又通

鑑考異引實錄謂克用遣子存貞詣行在當卽是存勗之誤而鑑於中和四年書克用將李存貞敗黃

揆於沙苑乾寧二年書克用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及敗邠寧軍於梨園則河東固自有李存貞其人

者據薛史則敗邠寧軍於梨園者自爲李存信又不可解也。

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

謹按五代會要存美等並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封通鑑亦作閏月辛亥蓋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也此脫

閏字。

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曰匡義唐改安義此昭義當作安義餘倣此。

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謹按閩書云唐莊宗弟薛王存禮值郭從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平山水留居焉。

十月己酉繼岌至絳州。衍上箋請降。

謹按本紀作十一月己酉。此十下脫一字。

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

謹按纂誤於後蜀世家先鋒康延孝條下云。延孝乃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唐家人傳解訖。今檢纂誤於此無其文。蓋采綴時所闕者也。

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曹州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廢。周廣順二年置彰信軍。通鑑於此。正作威信節度使。此誤。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謹按明宗有子從謹。見薛史本紀。天成三年。此不著。

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謹按愍帝紀云。三年出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薛史云。天成四年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從厚爲北京留守。明是從榮去河東而愍帝代之也。此云長興元年誤。

見者震懾。

謹按汪本震上有皆字。

宏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

謹按大業雜記云。東都城南臨洛水。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爲重津渠。宋會要亦云。唐洛陽圖。端門前舊有四橋。曰穀水。曰黃道。在天津橋之北。曰重津。在南。並爲疏導洛水。據此。上云從榮行至天津橋。因陳兵橋北。而端門已閉。則朱宏實自左掖門出。所渡乃洛水也。史他處如沈河。溁河之類甚多。然尙係以本名。此徑從土俗語作渡河者。更誤。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

謹按薛史明宗紀。有李從臻爲明宗諸子。此不載。

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

謹按廢帝紀。帝爲鳳翔節度使。徙北京留守。以李從璋爲代。蓋帝旋以鳳翔反。而從璋亦未赴鎮也。考薛史應順元年正月。以安彥威爲河中節度使。二月以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權知鳳翔軍府事。本史廢帝紀亦見河中安彥威。知從璋固早去河中。而晉初之授威勝。不可以言徙鎮矣。此傳不具。且未核也。

明宗愍帝爲一家。

謹按薛史愍帝有子重哲。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見明宗紀。此闕不著。

晉家人傳

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

謹按薛史唐明宗紀長興四年九月永寧公主石氏進封魏國公主。末帝紀清泰二年三月皇妹魏國夫人石氏封晉國長公主。蓋薛史本五代會要。會要惟魏國公主作魏國長公主。清泰二年三月作四月。爲少異耳。此則語有脫誤。

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允、重容、重杲。

謹按監本重允作重進。若重允則固在六弟之數矣。

重允鄭王。

謹按五代會要高祖第三子重允剡王。剡當是鄭。知此鄭字當亦鄭字之誤。

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云云。

謹按上已書三年。此爲複出。

漢家人傳

注云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謹按楊邠傳。帝欲立耿夫人爲后。邠以爲不可。薛史作邠以爲太速。蓋謂甫除三年喪也。會耿夫人亦卒。自是遂不及立后矣。注語贅甚。又未悉也。

周家人傳

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

謹按汪本左作右。

梁臣傳

龐師古

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南決河。上流水至矣。

謹按淮人當作淮南人。蓋淮特水名。若淮南人可稱淮人。則河南江南之人亦可稱河人。江人乎。別本下淮南并作淮人。謬甚。史他處如淮人。淮兵之類甚多。不欲枚舉也。皇甫暉傳之周師征淮亦同。又清口卽今之清河。淮南人所決之水。卽淮水也。此從俗作河者亦誤。

葛從周

秦宗權掠地潁毫。及梁兵戰於焦夷。

謹按此事在唐光啓元年。考新唐書地理志。亳州城父。天祐二年更名焦夷。此從後稱焦夷。非也。以蔣暉監其軍。

謹按薛史作都監蔣元暉。此當以諱去元字。然太祖紀及蔣殷傳。俱作蔣元暉。宜刊定從一。

霍存

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兵作存。

張存敬

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於河中。

謹按存敬本爲護國留後徙宋州而卒於河中則當云未行或未赴而不當云未至也。

寇彥卿

徙鎮威勝。

謹按職方考鄧州梁置宣化軍唐改威勝此威勝當作宣化。

康懷英

康懷英。

謹按懷英本名懷貞傳不著避諱更名事疎也。

因取其翟州而還。

謹按太平寰宇記鄜城縣李茂貞建爲翟州梁改禧州宋已廢州故職方考不著然徐氏於此不注疎

矣。

劉知俊叛奔於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

謹按懷英陝帥也職方考陝州梁曰鎮國唐曰保義若梁之保義自在邢州考王檀傳太祖卽位遷保

義軍節度使。力戰全邢州。紀於開平三年。先書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招討使。繼書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可見命將致討。各就近鎮。此處之保義。當依紀作鎮國。固在陝而不在邢也。又按紀於三年十一月。書康懷英伐岐。當是懷英主兵。而非副人以行者。四年八月。書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通鑑作師厚爲招討使。而以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文。疑懷英於四年徙感化後。乃爲副招討耳。此從薛史本傳。

劉鄩

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於晉。

謹按梁唐本紀。劉鄩故元城之敗。在梁貞明二年。而衛磁相洺邢滄貝諸州。卽相繼入晉。故通鑑於是年九月卽云。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猶爲梁守。然則此所云。明年入晉者。豈據黎陽言之乎。考郭崇韜傳。諸將曰。鄩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鄩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其語已當。龍德三年。可知黎陽又終爲梁守。而貞明中並未入晉也。此明年二字誤。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徐懷玉

拜保大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附於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謹按此本薛史本傳。據云懷玉以開平三年授鄜坊節度使。乾化二年爲朱友謙所害。然考本史高萬興傳。劉知俊叛。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劉知俊之叛。在開平三年。高萬金卽以其時鎮鄜州。至貞明四年而死。則於中不應又有徐懷玉在鄜州也。再考朱友謙傳。本史及薛史俱並無襲鄜州之事。疑有誤也。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

謹按通鑑注。九域志萬壽縣有斤溝鎮。萬壽唐汝陰之百尺鎮也。此仍薛史之文。然溝字下當有里字。拜山南東道節度使。

謹按薛史。師厚以徐州節度遷襄州節度也。此略不具。又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三年六月甲申。敕襄州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此當天祐二年。而云山南東道非也。

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梁紀。作開平四年二月。楊師厚赴鎮於陝。師厚傳亦作四年二月移陝州節度使。陝州梁爲鎮國軍。本紀開平三年。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而康傳誤從唐軍號作保義。此則懷英敗後。師厚

繼爲節度招討。故與康傳之誤同也。

師厚遂逐其帥。

謹按師厚以宣義軍節度使兼北面都招討使。軍於魏州。而羅周翰自爲天雄軍節度使。此上云師厚悉領梁之勁兵。而於逐羅周翰。直云遂逐其帥。非也。

賀瓌

貝衛洛磁諸州。皆入於晉。

謹按職方考。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此磁字當作惠字。張源德朱漢賓傳並同。又按新唐書地理志。惠州本磁州。天祐三年更名。然則磁之更惠。尙在唐時。職方考之徑作梁改惠州者亦誤。

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

謹按本紀。貞明三年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語與此異。考薛史本紀。於三年十二月丁卯。云以賀瓌充宣義軍節度使。而不言爲招討使。於下云是月。晉人陷楊劉。賀瓌傳。瓌授招討使。在三年十二月。晉取楊劉。在四年春。通鑑則云十二月丁卯。以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戊辰。晉取楊劉。語又各異。

唐臣傳

郭崇韜

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

謹按薛史莊宗紀。帝欲以李嗣源爲鎮帥。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又冊府元龜載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卿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蓋嗣源先鎮宣武。崇韜實領成德。茲欲兩易其處也。此忠武當是宣武之誤。

安重誨

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

謹按重誨死於長興二年。而從珂於四年始封潞王。此重誨口稱潞王。蓋仍五代史闕文之誤。

周德威

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

謹按太尉亞於太師。德威以太師而加太尉。乃事之必不然者。薛史惟言天成中。詔配享莊宗廟庭而已。此疑有衍文。

符存審

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

謹按薛史。存審子尙有彥圖、彥能、彥琳。此止云三子何也。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

謹按新舊唐書地理志滿城屬易州九域志化外州下亦云易州領滿城此仍薛史之誤。

符習

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

謹按本紀天成元年八月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語同薛史考薛史明宗紀天
成三年十一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卒以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長興元年三月鄆州節度使王晏球
移鎮青州三年八月晏球卒鄆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青州明是彥威卒於青建立代之建立去後晏
球代之而知溫又承晏球之後也再考本史房知溫傳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
使屯於盧臺效節軍亂知溫以騎軍盡殺亂者是知溫於天成元二年閒不得在青州而殺王公儼者
固霍彥威也此云房知溫乃因盧臺誅亂事相類而誤耳。

孔謙

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

謹按晉與梁相拒河上在收魏博後而魏博入晉在梁貞明元年距梁亡首尾僅九年通鑑所云戰於
河上殆將十年者是也此云十餘年誤宦者傳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周知裕傳梁晉相距河
上十餘年其誤並同纂誤說在唐劉皇后傳。

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北都。

謹按本紀。同光元年四月。以魏州爲東京。鎮州爲北都。十一月。復北都爲鎮州。以太原爲北都。此以北都稱鄴誤。

李仁矩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

謹按薛史董璋傳。微作徽。此誤。

毛璋

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

謹按李承約傳。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伺璋動靜。後遣人代璋。

璋即時受代。薛史毛璋傳。梁平。授華州節度使。明宗嗣位。授邠州節度使。動多不法。移授昭義。薛史莊宗紀同

光三年十二月壬戌。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與傳不同。是其所爲不法。自在邠州。而此以在鎮不法語。卽係華州節度之下。

又不言當明宗時。殊非事實。

劉延朗

延朗等請帝親征。乃行至懷州。契丹已立敬瑄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於此。不如還也。帝遂還。

謹按廢帝紀九月戊申如河陽。閏十一月丁丑至自河陽。若白司馬坡乃在洛陽之北。河陽之南。故薛史於踏戰地之日係之己卯。明是帝還洛陽後事。此於帝不知所之之下。便接至白司馬坡。而以帝遂還之語終之。則似帝此時始自懷州還者。疎矣。

廢帝以昭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謹按薛史韓昭允之入相。在清泰二年四月。其罷在十二月。此於帝紀皆不書。漏也。昭允之罷。薛史云充河中節度使。而此云河陽。考薛史清泰二年九月。以宋審虔爲河陽節度使。三年五月。以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然則當昭允罷相。不容亦在河陽。而固當在河中矣。通鑑明云充護國節度使又薛史晉紀。天福四年四月。以韓昭允爲兵部尙書致仕。則昭允亦非不知所終者也。

康義誠

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

謹按石林燕語云。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舉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都指揮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於國史。歐公五代史乃云不知所始。蓋考之未詳也。

藥彥稠

拜澄州刺史。

謹按職方考無澄州。考唐地志俱有澄州。太平寰宇記澄州於開寶六年併入邕州。元豐九域志作開寶五年廢澄州。知五代時故自有澄州也。然則職方考之闕略者多矣。

盧程

興唐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圜不對而去。

謹按通鑑云。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圜。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云云。考薛史任圜傳。圜弟團。妻武皇宗女。而團則新舊傳亦俱無爲興唐少尹事。此仍薛史盧程傳之誤。

張憲

憲出奔沂州。

謹按通鑑沂作忻。此仍薛史之誤。

晉臣傳

吳巒

而巒猶守城不下。

謹按何焯曰。守城疑是城守。

漢臣傳

史宏肇

蘇公漢宰相

謹按何焯曰此漢字疑衍

劉銖

高祖卽位拜永興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乾祐元年三月改晉昌軍爲永興軍此及王景崇趙思綰傳之永興史皆從後書之

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

謹按史言唐地每州郡互舉然自乾元以後改郡爲州則此東平當作鄆州他傳如稱譙郡張存敬范陽

盧文進瑯琊臨沂王虔裕常山真定皇甫圭常山石邑史之屬其失並同

鄭仁誨

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

謹按本紀廣順二年三月內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五月仁誨爲大內都點檢語稍異

扈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

謹按幽燕之地。在春秋時稱北燕。若唐之北燕州。則在隋涿郡之懷戎縣。武德七年。因北齊舊名置。貞觀八年。改名媯州。是唐初雖有北燕州。而此時則已久名媯州矣。據東都事略。扈載之兄蒙。係幽州安次人。則此當作幽州人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三

死節傳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

謹按唐書地理志。鄆州有壽張縣。無壽昌縣。歐陽公王彥章畫像記亦作壽張人。此誤。是時晉已盡有河北。

謹按時黎陽尙爲梁守。晉未能盡有河北。此語未核。

裴約

顧符存審曰。

謹按薛史莊宗紀。是年三月。以李存審即符存審爲幽州節度使。八月梁人陷澤州。而遣救澤州者。則李紹斌也。裴約傳同。此作符存審誤。

死事傳

張源德

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

謹按唐紀來昭作米昭。薛史同。此誤。

張敬達

徙鎮武信晉昌。

謹按通鑑注云。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尋爲孟知祥所陷。晉始改長安爲晉昌軍。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爲晉昌。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攷薛史本傳。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彭門。武寧軍也。此傳不言鎮武寧。則武信當是武寧之誤。若敬達之爲建雄節度。已見唐紀清泰三年。固顯以晉州誤晉昌也。

王清

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

謹按本紀。杜重威戰陽城。在二年三月。又紀及杜重威皇甫遇張彥澤等傳。重威軍中渡。在開運三年。此俱誤。

史彥超

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

謹按五代無感德軍。宋之感德軍在耀州。攷薛史世宗紀。作華州節度使。華州。鎮國軍也。此誤。

孫晟

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

謹按馬氏南唐書劉仁贍傳陸氏書孫忌

即孫晟

傳俱載晟於壽州城下呼仁贍以死守語此大事也此

闕不著而仁贍傳亦略之何也。

一行傳

鄭遨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

謹按全祖望曰據李振傳在唐時嘗自金吾將軍出爲台州刺史非以罪竄然亦未嘗之任而卽以其時去投梁今云仕梁後南竄謬也愚按此本薛史本傳然薛史自誤。

唐六臣傳

謹按張耒云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從而正其罪何所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雖不云爾尙可以貶辱也班書有後漢事范史有前漢事未以爲若因及之雖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事似難行何焯謂此論頗當惟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闡幽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

謹按新舊唐書裴贄等之貶死俱在天祐二年此誤作三年下云明年唐帝遜位于梁則又踵此而誤

也。

張文蔚

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按新舊唐書。帝紀宰相表及張勗傳。文蔚入相。在天祐二年。惟薛史本傳作天祐元年。而此仍之。疑誤。

薛貽矩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

謹按唐人每稱河東聞喜。然唐之河東郡。卽河中府。而聞喜縣自屬絳州。此其誤又不特不係州而係郡也。裴迪傳同。

義兒傳

李嗣昭

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

謹按唐宋地里志。太谷縣俱屬并州。此疑誤。

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

謹按本紀。克用謂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則是年當稱天復六

年。

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

謹按里當作重。

嗣本

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謹按本紀作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契丹附錄同。俱與此異。

存孝

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

謹按敬齋古今註云。歐公因存信傳已用交惡二字。故疊用之以爲閒無他事。但舉二人。則知其爲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爲傳。文勢不當如此。

存進

唐軍皆降於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

謹按王思同傳。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楊思權傳亦云。士卒反兵逐虔釗。諸鎮之兵皆潰。然則獨漢韶與虔釗不降耳。此軍不降之軍字衍。

宦者傳

漢瓊西迎廢帝于潞。

謹按通鑑云漢瓊至澠池西潞王命斬于路隅。此潞字當是路字之誤。

雜傳

王鎔

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

謹按唐紀晉取臨城在大順二年。其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乃爲景福元年。舊唐書昭宗紀王鎔傳並同此疑誤。

館于梅子園。

謹按夢溪筆談云鎮陽池苑之盛甲于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鎮人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知此梅字誤也。

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謹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於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

謹按唐紀天祐八年正月敗梁軍於柏鄉。七月會趙王鎔於承天軍。梁紀亦書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於柏鄉。蓋乾化元年卽開平四年之明年。而晉之天祐八年也。此誤。

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鶴營莊將還府。文多不錄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

斬鎔首袖之而出。

謹按唐紀張文禮殺王鎔在十八年正月。梁紀亦作龍德元年春。薛史梁唐紀俱作十八年二月。而鎔傳作冬十二月。此仍其誤。

羅紹威

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

謹按劉守光傳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葛從周傳亦作屠貝州。舊唐書羅威傳新書紹威傳劉仁恭傳並同。此六字衍。而攻魏下又脫貝州二字。

王處直

後徙鎮海而卒。

謹按鎮海軍在杭州。考薛史王庭允傳作改滄州節度使。此鎮海當是橫海之誤。

劉守光

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

謹按橫海軍當作義昌軍。呂琦傳同。

李茂貞

及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強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

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莊宗甚尊禮之改封秦王

謹按舊唐書昭宗紀景福二年七月以岐王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李茂貞進封秦王是

景福中茂貞已由岐而進王秦通鑑考異引實錄同光元年茂貞已稱秦王知此所云莊宗入洛始自岐王封秦王者非也

或曰大唐秦王重脩法門寺塔廟碑記是壬午年立在莊宗滅梁之前一年而已稱秦王知茂貞當諸侯稱帝時已自稱秦王及莊宗破梁復仍稱岐王至同光二年乃卽其所自號者封之則疑史之但稱岐王其岐字或是秦字之誤也又馮班曰法門寺碑稱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忽稱天祐蓋自天祐四年丁卯梁改元開平晉人則稱天祐岐人自稱天復及莊宗破梁更稱天祐不敢自異于晉也史之不詳乃如此

遣其子從暉來朝

謹按薛史唐明宗紀天成元年九月詔鳳翔節度使李暉宜於本名上加從字此從後書之又薛史茂貞傳作遣子繼暉蓋茂貞諸子俱從繼字而入通於唐則又避莊宗子行之繼字故單稱暉耳若馬陸南唐書俱作從儼以暉弟昶照見薛史本傳之名例之知更誤也

廢帝入立復以從暉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謹按薛史本傳云開運三年冬卒于鎮是從暉至晉末始卒也此直屬之唐廢帝入立之下疎矣

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

謹按舊唐書僖宗紀。牛叢作牛蔚。新紀作牛勗。宜者傳。考叢與蔚俱牛僧孺子。而勗則田令孜腹心。以

賭毬而得山南西道者也。新書叢傳。不言鎮興元。蔚傳惟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吳行魯代還。亦不

言爲韓建等所逐也。通鑑從新紀作勗。此疑仍薛史王建傳之誤。前蜀世家同。

建出降。太祖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文多不錄。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

節度使。

謹按薛史本傳。天復元年。建乞降。尋表爲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車駕

至陝。召太祖與建侍宴。云云。天祐三年。改青州節度使。此於建之鎮許鎮雍。俱略不著。直似自華出降

後。失職從行。又至洛。久之。而始得青州者。殊爲失實。又據薛史建與太祖侍宴。當昭宗在陝時。而此云

建從至洛。亦誤。

李仁福

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文多不錄。

謹按後山談叢云。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而五代史誤作一人。考舊唐書舊五代史宋史及通鑑。其與

破黃巢者。俱作拓拔思恭。或作李思恭。而拓拔思敬。又見於本史前蜀世家。爲武定節度使。文苑英華

亦載有張元晏授李思敬武定軍節度使制文。據此傳思敬卒。而思諫立。已當乾寧二年。固不應至天

復二年而思敬尙在洋州也。然據纂誤所錄李仁福傳文。凡今之作思敬者。俱作思恭。且意洋州之思敬。爲其族人。則知吳氏時史本本是思恭。而後人以宋諱敬字。展轉改寫。遂誤混兩人爲一人也。餘具通鑑考異。

韓遜

天成四年洙卒。卽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

謹按康福傳作韓洙死。弟澄立。考薛史韓遜傳亦作洙弟澄。薛史康福傳澄作溥而明宗紀又云天成三年七月壬子以韓洙卒廢朝八月辛卯以留後韓璞爲朔方節度使語各異。知此誤也。

高萬興

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延州唐曰彰武。是時周密鎮延州。觀下文及晉紀與劉景巖傳自明。此信字當是武字之誤。

溫韜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

謹按此溫韜以崇州徙許州也。許州自梁言之。當爲匡國。而忠武則同州也。此作忠武誤。

盧光稠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

謹按開平五年。卽乾化元年。是年五月改元。考通鑑於開平四年。書光稠卒。卽本傳下。又紀乾化元年。疑五年當是四年之誤。然據通鑑考異引此及十國紀年。俱云開平五年方卒。不可解也。

雷滿

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

謹按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弟彥恭逐之。此據薛史。然薛亦不言天祐中滿卒也。又成汭之死。在天復三年。此滿卒於天祐中。故襲破江陵。亦係滿事。然趙匡凝傳。又云。雷彥恭襲取荆南。則何也。

王師範

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謹按同光上。當有唐字。

李罕之

遣子頎送于梁。

謹按薛史。頎作顯。考下云罕之歸梁。其子頎得莊宗駿馬奔于梁。則此送晉守將于梁者。當是顯。非頎也。

孟方立

軍於淦水之西。

謹按此安金俊攻磁州而軍于水西也。考元和郡縣志磁州理滏陽。以在滏水之陽。故曰滏陽。此淦字當是滏字之誤。

王瓚

貞明五年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謹按梁末帝紀。貞明五年八月。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十二月天平軍節度使霍彥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龍德元年秋。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霍彥威傳亦云。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明是王瓚召還。代以霍彥威。閒一年而戴思遠又代之也。此徑作以思遠代王瓚。蓋從薛史瓚傳。與紀及彥威傳不符。據通鑑思遠代瓚。卽在貞明五年。是瓚於八月受招討之命。十二月代還。未及半年。卽薛史亦無相持經年語也。再考薛史霍彥威傳語同。歐史本與王瓚傳參錯。歐史又兩仍之。故多不合。

馮行襲

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

謹按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然江河自是定名。考元和郡縣志。均州理武當縣。漢水

去縣北四十里。則均州所阻漢也。漢水與江水會。始有北江之目。其先得稱江也。此從薛史稱江者。誤。下並同。安從進傳之恃江爲險。及云移青州在漢江南者。其誤亦同。

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時廢戎昭軍。故行襲自均州徙許州也。許州在梁。固爲匡國軍。第行襲徙鎮。在唐天祐三年。其時匡國軍號。尙在同州。此從薛史據更號後稱之。則疑于同州矣。通鑑注云。行襲自均州徙同州。誤。蓋此時鎮同州者。爲劉知俊也。又薛史行襲傳云。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仍改爲武定軍。通鑑考異曰。武定乃洋州軍。額今以行襲兼領洋州節制。非改戎昭爲武定軍也。此亦不具。

李彥威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

謹按潘耒曰。前蜀世家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愚謂據法門寺碑。則蜀字疑是岐字之誤。觀下王建別自爲文可見。

蔣殷

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

謹按監本。不上有懼字。

劉知俊

敗邠岐兵於幕谷。

謹按梁紀幕谷作漠谷。宜刊定從一。考通鑑作莫。注云莫谷卽漠谷。

丁會

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

謹按光啓四年卽文德元年是年以二月改元而張全義襲河陽在四月乙亥。見舊唐書昭宗紀則不得仍稱

光啓也。

閻寶

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寶遂降晉。

謹按魏博入晉在貞明元年而洛磁相衛及邢州之降俱在二年。此以三年起事誤也。纂誤說在張源

德傳。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

謹按上云貞明三年就梁言之也。此自晉言之則爲天祐十八年。此省去天祐二字于義未協。

張全義

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濟王。

謹按濟當作齊。此時無濟州。濟又非古國名。考五代會要。薛史本傳。唐莊宗紀及周劉皞傳。俱作齊王。則此誤也。隋書樊子蓋傳。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胡三省曰。濟讀當如字。則又是一說。

袁象先

在宋州十餘年。

謹按薛史本傳云。象先在宋凡十年。考象先先於梁開平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僅得五月。後于貞明四年。鎮宋州。至唐同光二年而卒。統計不過八年。薛云十年已誤。此既不著先知宋州語。而云十餘年。則又仍薛史傳中所云如是者十餘年之語。而益之誤也。

遣之還鎮。是歲卒。

謹按薛史本傳。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朝。明年復來朝。卽命歸鎮。其夏卒。考莊宗紀。象先卒於同光二年六月。此上云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於下不言明年復朝。而第云是歲卒。似爲卒於同光元年者。殊誤。

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

謹按職方考。有三雄州。而吐蕃界中之雄州不與焉。考新唐書地理志。雄州在靈州西南百八十里。中和元年。徙治承天堡。爲行州。

朱漢賓

漢賓事梁。歷安遠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此安遠軍。當作宣威軍。

趙在禮

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在禮在宋州。已而罷去。既復受詔居職。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伊喇等共侵辱之。行至鄭州。中夜自經而卒。

謹按薛史。在禮鎮匡國。後以長興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移鎮歸德。晉祖登極。徙天平。天福六年。又徙忠武。八年。徙武寧。開運二年。再移泰寧。三年。授晉昌軍節度。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此于在禮所歷節鎮。脫略失次。至謂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則又大誤。考通鑑。天福十二年正月。書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注云。自長安入朝於大梁。本史晉紀於開運元年。書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高行周傳云。行周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使。求歸鎮。唐許王從益入汴。遣人召行周。通鑑亦作從益。召行周於宋州。然則自晉出帝之未立。以迄漢祖入京師。其開鎮歸德者。俱爲高行周。而在禮之鎮歸德。自在唐時。繼此而天平。而忠武。而武寧。而又泰寧。而晉昌。至契丹入汴時。實自雍赴汴。故至洛陽而遇侵辱。又行至鄭州而自經也。若謂自宋至洛。爲赴鎮晉昌。則已至洛陽。亦不應轉而至鄭州矣。蓋五代史補云。在禮在宋。制移永興。當作晉昌上表更求宋州一年。似是歐公所據。然初移雍州而不赴。

不必一年之後。定移雍州也。此似多誤。

霍彥威

徙鎮義成。

謹按職方考。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此當作宣義。和凝傳同。

王晏球

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

謹按薛史明宗紀。王晏球于長興元年三月鎮青州。三年八月卒。本傳亦云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時年六十。此多不合。

郭延魯

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而延魯父子。特以善著焉。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善下有政字。著下有聞字。

楊彥詢

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

謹按威德。監本作威德。考宋史地理志。威德軍在保安軍之北。威德軍在耀州。若五代。則此二軍俱無之。考薛史本傳。天福二年。出爲鄧州節度使。鄧州于時爲威勝軍。此當是威勝之誤。

李周

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

謹按薛史本傳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考雍州漢曰永興。此於唐時稱永興誤。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云云。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謹按此傳大略本薛史。朱彞尊曰。相里金墓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張廷蘊

元行欽爲都部署。

謹按此語本薛史。考通鑑作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即元行欽爲部署。注云部署之官始見於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爲專征主帥之任。然則似本無都字也。

盧文進

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

謹按通鑑注云。壽州屬吳。盧文進遙領刺史。蓋薛史本傳固云遙授壽州刺史也。愚考馬氏南唐書。壽州作蔚州。似爲可據。

李金全

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延州彰武涇州彰義此傳下云卿在涇州則彰武當是彰義之誤。

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

謹按泌川別本作泌州汪本作汶州據金全自安州南奔必無走泌州之理而汶州則又無是州也此泌川當是汶川蓋汶川此時屬鄂州爲南唐北界安州南出界首卽爲汶川故金全至此引頸北望涕泣而去也其字從水旁又音又宋以太宗嫌名故汶川縣改爲漢川卽今縣也俗本多譌作汶而此又轉譌爲泌耳。

不知其所終。

謹按陸氏南唐書金全於保大八年卒贈中書令諡曰順。

王周

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

謹按自安重榮死晉改成德軍爲順德軍。當作順國軍見職方考鎮州條下鎮州爲恆州史多以舊軍州名書之餘倣此。

高行周

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都部署討平之。

謹按晉紀。安從進反。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此處語本薛史本傳。與紀不同。然薛史晉紀與傳故自不同。考紀云。天福三年十一月。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鄴都留守。六年七月。以前鄴都留守高行周爲西京留守。行周之去鄴都。于紀無考。惟五年三月。書歸德軍節度使劉知遠改鄴都留守。知其時行周已去鄴都。而此則稱前鄴都留守也。十一月。安從進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以討之。是行周自西京徙天雄。後復留守西京。而討安從進時。則固西京留守也。傳略不具。

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用事。乃求歸鎮。

謹按薛史本傳。晉少帝嗣位。行周以鄴都留守移鎮睢陽。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鄴州節度使。尋改歸德。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故宋史高懷德傳。固云行周再鎮宋州也。此脫去移鄴州一節。而以前後之兩鎮歸德混而爲一。疎矣。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

謹按慕容彥超傳。杜重威反。以天平節度使高行周討之。後重威出降。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薛史本傳。漢祖入汴。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使。鄴平。授鄴都留守。乾祐中。復授天平節鉞。此多不具。又考薛傳。行周以漢初自宋州徙鄴州。而高祖紀則云。以鄴都留守杜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徙行周爲鄴都留守。而其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者。則白文珂也。蓋紀傳又復互異云。

皇甫暉

以衛將軍居京師。

謹按當時無衛將軍官。此當有脫誤。

孫方諫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

謹按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莫州本鄭州。開元十三年。以鄭鄭文相類更名。此鄭州當作莫州。并不得作鄭州也。王延傳同。又按方諫本名方簡。後以避周諱改。傳亦不著。

劉詞

贈侍中。

謹按薛史。詞加兼侍中行京兆尹。卒贈中書令。非贈侍中也。此誤。

折從阮

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

謹按薛史。從阮爲永安節度。在天福十二年四月。其入朝在乾祐三年三月。徙武勝在四月。此明年二字誤。又職方考。鄧州唐曰威勝。周改武勝。此武勝當作威勝。吳巒、段凝、劉玘、皇甫遇、劉景巖、王周、武勝、常思等傳並同。

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

謹按職方考滑州唐故曰義成。梁改宣義。唐滅梁復其故。此宣義當作義成。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四

雜傳

董璋

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

謹按唐紀。長興元年十月乙巳。董璋陷閬州。

語本薛史

後蜀世家。長興二年正月。

通鑑作正月庚午

李仁罕陷遂州。

此概屬之長興元年九月者誤。

范延光

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宏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宏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

謹按唐紀。清泰元年。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朱宏昭傳云。孟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漢瓊權

知後事。明年乃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考薛史唐紀。應順元年二月。以鎮州范延光權知鄴都留守事。

清泰元年。

即應順元年

五月。以天雄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此傳脫去自鎮徙魏一節。蓋薛史延光傳本與

紀不同。而此又仍之也。

安從進

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

謹按晉紀天福六年十月安從進反十二月安重榮反此云從進最後反者誤。

東平王建立來朝。

謹按東平係鄆州郡名王建立固嘗鎮鄆州今方由青徙潞則東平疑當作平盧考薛史王建立傳天福三年封東平王此當以封爵稱之然本史于建立傳不著此封號而此則云東平王頗爲未易了了也。

李守貞

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契丹以守貞爲司徒拜天平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晉少帝紀開運二年四月兗州節度使李守貞移鎮宋州李守貞傳爲兗州節度使開運二年四月移鎮宋州三年移鎮鄆州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此以守貞之領鄆州係之領宋州之前而謂契丹時復改領鄆州者恐誤。

張彥澤

拜彰國軍節度使。

謹按彰國唐應州軍號此時已入契丹考薛史本傳少帝卽位彥澤出鎮安陽此彰國當是彰德之誤又使求酒於李崧。

謹按李崧汪本作李筠考薛史亦作李崧然此上云遣李筠監守薛史作李榮卽李筠也內外不通則似作筠爲

近。

趙思綰

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

謹按汪本程作陳。

慕容彥超

而彥超徙鎮泰寧。

謹按薛史漢紀天福十二年十一月以澶州節度使慕容彥超爲鄆州節度使。乾祐三年三月鄆州慕容彥超徙鎮兗州。則彥超非卽以鎮寧徙泰寧也。此誤。

馮道

道相明宗十餘年。

謹按明宗在位僅八年。此語誤。

李琪

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

謹按隋書地理志梁郡陳留有小黃縣。後齊廢入困學。紀聞曰。按五代通錄李珣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改小黃爲下黃。誤也。

以琪爲御史中丞。

謹按五代會要。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爲特進御史大夫。自後不除。據通鑑。于是月亦見御史大夫李琪。此疑有誤。

李愚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

謹按舊唐書地理志。滄州渤海郡。天寶元年改爲景城郡。乾元元年復爲滄州。此渤海當作滄州。并不得作景城也。

劉昫

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至昫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

謹按此本薛史職官志。考薛史唐末帝紀。清泰元年十月戊寅。劉昫罷相守右僕射。二年十二月己丑。通鑑作乙酉。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司空。以尙書右僕射劉昫爲左僕射。歐史廢帝紀及馮道傳略同。然則道未爲司

空時。昫已先爲僕射也。與志語不合。

劉岳

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謹按薛史馮道傳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考困學紀聞云。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

做應科目策自設聞答。引經史爲訓注。武以爲暉、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又北夢瑣言云。北中村墅。多以免園册教童蒙。然此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其說不同。要皆非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此所云不知何據。

馬縞

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

謹按閩若璩曰。舊唐禮儀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之服。則五服制度附於令。不自後唐始。又目錄。馬縞後有盧損。而此無其傳何也。

和凝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

謹按須昌。後唐避諱改爲須城。此本舊名書之。

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云云。

謹按此節事已具安從進傳。存此去彼可也。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

謹按容齋四筆云。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蓋凝在梁貞明中及此級。故以處質云。三朝史實本傳亦書之。而新史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愚按東都事略及邵氏聞

見錄西溪叢話等書俱作疑第十三登第云。

盧質

盧質字子微。

謹按汪本微作徵考薛史作字子貞知此微字誤。

莊宗卽位拜太原尹北京留守。

謹按同光元年四月以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其復太原爲北都則在十月滅梁之後此下方云從平梁而於太原則稱北京蓋仍薛史本傳之誤前唐臣何瓚傳及後後蜀世家其失並同。

龍敏

敏父盛式。

謹按盛監本作威汪本作威。

又謂李懿曰。

謹按薛史作帝親將李懿通鑑作前鄭州防禦使李懿周震榮曰五代史無懿傳而此處不著其官非也。

李崧

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

謹按唐家人傳。繼岌同光三年封魏王。則當領鎮州時。尙未封王。此已稱魏王。非也。又家人傳。繼岌征蜀時。有高品官呂知柔爲典謁。未知卽此呂柔否耶。

今遠軍五千里。

謹按此謂自洛陽距蜀之路也。語本薛史。然唐家人傳。馬彥珪止言三千里。與此有二千里之差。考舊唐書地理志。成都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元和郡縣志。作二千八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記。亦作二千八百七十里。據今時路程。實三千一百餘里。此五千里。當是三千里之誤。

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按晉紀。戶部作兵部。考通鑑云。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此宜刊定從一。

王仁裕

以文辭知名。

謹按汪本句下有秦隴閒三字。

司天考

明九道以步月。

謹按步月。汪本作合宿。

統法通朔交定日。

謹按監本統上有經字。

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日有食之。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食之。開運元年三月戊子日有食之。九月丙戌日有食之。顯德三年十二月癸酉日有食之。

謹按以上凡五日日食。薛史及通鑑皆無其文。考薛史天福二年五月壬子朔。則丙寅七月十五或十六日也。五年十二月壬辰朔。則丁丑十一月十六日也。開運元年三月癸酉朔。則戊子十六日也。九月庚午朔。則丙戌十七日也。顯德三年十二月己未朔。則癸酉十五日也。此五日字俱係月字之誤。又通鑑開平三年二月丁酉朔。龍德元年六月乙卯朔。天福三年正月己酉朔。顯德二年二月庚子朔。五年五月辛巳朔。俱書日有食之。其龍德元年顯德二年者亦見遼史太祖及穆宗紀。而新舊史皆不載。并識于此。

職方考

竟梁有秦寧。

謹按秦當作秦。

青平盧晉有。襄山南東道晉有。

謹按通鑑天福十二年復青襄節度使。注云晉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考降襄陽爲防禦見安從進傳。而此俱不著。

同匡國周有。

謹按薛史顯德五年正月廢匡國軍。此闕不著。

慶岐有。

謹按九域志慶州唐定安軍節度使。後唐降軍事。文獻通考慶州李茂貞建安定軍。梁爲武靜軍。當以安定爲是。考唐書方鎮表不見慶州軍號。而此亦不著。

秦漢有成漢有。階漢有。鳳漢有。

謹按前明云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此四有字俱當作蜀字。

乾岐李茂貞置。

謹按新唐書地理志乾寧二年以奉天縣置乾州。方鎮表則云乾寧元年以乾州置威勝軍節度。語旣不合。而威勝之號。此亦不著。

貝永清周有。

謹按薛史顯德元年十月廢永清軍。此不著。

定梁有義成。

謹按成當作武。

楚周有。

謹按九域志。楚州。後唐順化軍節度。周降防禦。此不著。

福閩武威。

謹按唐書方鎮表。宋九域志。武威俱作威武。此誤。下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條及閩世家並同。

惠南漢。

謹按九域志。惠州。僞漢州名。同仁宗廟諱。天禧五年。改惠州。通鑑注。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爲龍川。徙循州治焉。以循之舊治歸善縣。置禎州。此于南漢之禎州。徑作惠州。似失實也。

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

謹按劉鄩傳。劉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考劉知俊奔岐。在開平三年六月。故前此梁紀。及王重師。劉捍。傳。俱書佑國軍。而劉鄩及康懷英。張筠。傳。俱稱永平軍也。此初字未諦。

澶州。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謹按薛史。開運元年八月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考開運元年。卽天福九年。然是年于七月改元。此稱天福九年誤。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

謹按唐書方鎮表。天祐二年。更成德軍號武順軍。是時雖政出朱氏。然唐室尙存。此不得徑云梁初也。又按晉紀。開運元年八月。順德軍節度杜威爲都招討使。考薛史。天福七年正月癸亥。改鎮州爲恆州。

成德軍爲順國軍。丙寅以杜重威爲恆州順國軍節度使。本史馬全節傳亦云開運二年徙鎮順國。知此失書恆州。與所云晉改順德及紀所書順德節度者誤也。若杜重威傳云拜成德軍節度使。則又沿而不改者爾。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

謹按胡三省曰。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謹按唐紀。同光元年三月。潞州附於梁。十月滅梁。義兒傳云。居數月。莊宗滅梁。此云歲餘者誤。又五代會要。潞州。唐同光元年爲安義軍。長興元年三月。復舊名昭義。是昭義之復。故不始于晉也。

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

謹按益州當作成都。纂誤說在李嚴傳。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謹按此節語已全見前耀州本華原縣條。此爲複出。

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屬

謹按九域志。末作木。烏作馬。此誤。又考漢書地理志。北地郡馬領縣。師古曰。以川形似馬領故名。元和郡縣志云。隋開皇十六年。於慶州置合水縣。在馬領白馬二水口。大業元年。分置馬領縣。復漢縣舊名。

也。其字作領不作嶺。此與隋志、新舊唐志、及通典、續通典、通鑑、九域志等書並誤。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謹按漢當作莫。又按續通典大城本漢東平舒縣。北齊爲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此略不著。

汧川故屬沔州。

謹按五代時無沔州。唐之沔州已廢於寶曆二年。所屬漢陽、汧川二縣往屬鄂州。南唐割淮南十四州與周。又以鄂州之漢陽、汧川二縣地在江北亦并獻之。足明汧川亦屬鄂州。此於漢陽云故屬鄂州而汧川則云故屬沔州何也。

吳世家

楊行密

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於越。

謹按乾寧五年。卽光化元年。是年以八月改元。考錢氏攻蘇州。固在未改元之前。而蘇州之入錢氏。則已在九月。此五年固當作光化元年爲是。

友寧、梁太祖子也。

謹按友寧乃梁祖兄子。纂誤說在王景仁傳。

楊隆演

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

謹按昇州唐初雖有金陵之縣尋即改爲白下爲江寧又爲上元矣楊溥於武義二年七月始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此處已稱金陵非也下及南唐世家並同。

楊溥

十一月庚戌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

謹按容齋四筆云鄂州南樓磨崖碑其文曰乾正元年按楊溥改元乾貞紀年通譜書爲乾正云避仁宗嫌名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南唐世家

李景

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

謹按何焯曰寧獻王天運紹統八作大疑此誤。

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鵠河以通之。

謹按通鑑鵠作鶴注云今楚州城西老鶴河也此誤。

李煜

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

謹按徐鼎臣騎省集有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詩。又有鄭王加元帥江寧尹制詞。又馬氏南唐書作鄧王從益。紀傳並同。後主亦有送鄧王二十弟從益詩。然則是從善鄭王。而從益鄧王也。陸氏書亦作鄧王。而益作鑑。

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爲界。當是保大十五年也。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十五作十六。此誤。

但江南錄誤于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當差一年也。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當作常。此誤。

而悅等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二年爾。

謹按二當作一。

前蜀世家

王建

敬瑄遣將句維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濠陽新都百餘日。

謹按通鑑。王建攻彭州。山行章壁新繁。俱在文德元年十二月。王建破行章及行章屯濠陽。俱在龍紀

元年正月。而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六月。疑有誤。

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

謹按舊唐書僖宗紀。光啓四年。陳敬瑄告難於朝。詔中使諭之。則是僖宗。而非昭宗也。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此當因下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宣諭兩川之文衍出。而又訛洵爲珣也。

緜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

謹按延綏鎮志云。考緜州刺史爲楊守厚。通鑑與唐書同。而五代史名之爲常厚。豈別有所據歟。余又得蜀檣杙考之。亦無常厚名字。乾寧元年。守厚卒於緜州。而復恭、守亮、守信皆斬於獨柳。蓋守亮、守信、守厚皆復恭子也。按新唐書宦者傳。守厚復恭兄子。豈十國紀年所載諸書。猶有遺而未備歟。愚考常厚之名。見新唐書成汭傳。通鑑則在文德元年。爲秦宗權餘黨也。

以郟王爲鳳翔節度使。

謹按通鑑考異曰。順宗子經封郟王。嗣周當是其後。後避武宗諱。改郟作覃。則此當作覃。別本或作剡。更誤。

予讀蜀至于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

謹按監本蜀下有書字。世下無道字。此脫衍。

龜、元物也。

謹按丁元采曰。元物無解。卽元之本字。宋人亦避不用。據周禮鼈人職。知元字當是互字之誤。

南漢世家

劉龔

乾化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卽位。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海王。

謹按監本龔封作襲封。此誤。又按梁紀。末帝卽位。復稱乾化三年。此先言三年。後言卽位。誤也。

劉晟

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

謹按下文作桂王璇興。通鑑于此則亦作璇字。疑此誤。

劉鋹

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是歲。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

謹按十月平韶州。十二月又云平韶州。語複出。考東都事略。太祖紀作十月克賀州。十一月克韶、桂二州。十二月克連州。韶州。劉鋹傳作鋹遣龔澄樞守賀州。薛崇譽守桂州。李託守韶州。是歲平韶、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潘美傳同。宋史南漢世家作十月昭州陷。十二月韶州陷。潘美傳同。此十月平韶州。及

韶、桂、連、賀二韶字俱係昭字之誤。

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

謹按通鑑周廣順三年南漢立其子保興爲禎王此作祥王史避諱也。

楚世家

馬殷

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

謹按通鑑注曰澧當作醴。

周行逢

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

謹按東都事略世宗授行逢武平軍節度使宋史湖南世家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此清字當是平字之誤。

注云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

謹按馬殷以乾寧元年入湖南以三年自立其載於本史者甚明徐氏獨斷自乾寧二年而計之爲五十七年不可解也。

閩世家

王審知

王淡、唐相溥之子。

謹按唐書宰相世系表。王溥出太原房。不言有子。王搏出琅邪房。有子曰倓。爲河南府文學。與此俱不合。此下有昶相王倓。疑此淡字。當是倓字之誤。而其父亦不知是溥與否也。

王延羲

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乃私棄酒者。輒殺之。

謹按馬氏南唐書。訴作詐。乃作及。此誤。

東漢世家

劉承鈞

承鈞立十三年病卒。

謹按十國世家譜。承鈞之立。在顯德元年甲寅。考東都事略。承鈞死於開寶元年。是年爲戊辰。則上距甲寅爲十五年。卽據周世宗實錄。薛史周世宗紀。遼史穆宗紀等書。謂劉旻卒于顯德二年。而承鈞之立。已得十四年矣。此誤。

十國世家年譜

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

知其嘗改元矣。

謹按容齋四筆云。錢武肅三改元。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但知其一耳。

四夷附錄

契丹

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

謹按此語。本舊唐書。考薛史作契丹居潢水南岸。據通鑑晉紀注。黃水。卽潢水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

謹按一本智下有略字。

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

謹按遼史。太祖以天贊五年。改元天顯。其年崩。太宗紀則云。帝卽位。有司請改元不許。知此所云誤也。於鹽溝置良鄉縣云云。又於其東置三河縣。

謹按後唐置良鄉三河兩縣。而職方考不書。蓋在宋已屬化外州也。然唐地志故皆有此兩縣。與此不合。

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云云。因答唐英一百。

謹按遼史張礪傳。高唐英作高彥英。考太宗紀大同元年。以高唐英爲昭德軍通鑑作彰德軍節度使。當別

爲一人此疑誤。

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

謹按五代會要契丹陷內丘在漢乾祐三年十一月考遼史世宗紀在天祿四年十月正漢之乾祐三年也此作元年誤。

吐蕃

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助代文謙爲留後是時晉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齋詔書安撫涼州。

謹按此襲薛史外國傳文也考晉高祖崩於天福七年六月明年爲天福八年然已非高祖矣薛史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以今年二月四日閉宅自焚七年二月涇州奏差押牙陳延暉往西涼府與傳不同則傳所云是時天福七年者誤也又紀云李文謙自焚而傳作涼州人逐出文謙語亦各異。

沙州

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

謹按晉紀作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宋史太祖紀作沙州曹元忠又作瓜沙歸義節度使曹元忠未知孰是。

回鶻

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卒云云。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云云。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

謹按據此則唐天成以後。回鶻之名仁美者。其死已久矣。然唐紀應順元年。清泰二年。晉紀天福三年。四年。俱書有回鶻可汗王仁美。則又何也。又鄭績五代會要作鄭質。監本作鄭績。又唐紀李阿山等來在天成三年二月。會要亦作三年。此云二年。蓋傳寫誤。

伯兄胥石氏讀書稽古。多所著述。其詩藁已出而問世。世亦聞有知之者。然兄尤熟於史學。詩固其餘事也。今年夏。自河南來京師。示余以五代史記纂誤補。蓋其悉心於此者已歷有年所。噫。日鑽故紙。未見所止。然余念其功名困躓。鬱鬱無所就。今且髮白面皺。老態日出。夫世之窮年矻矻而卒於泯沒無傳者。非必其一無可傳者也。乃爲任讐校之事。付之剗劑。而識之如此。外尙有考異四卷。當俟續出。此時力又未暇也。乾隆四十八年秋八月。母弟蘭史謹跋。